

# 九命奇冤

分段標點

將叟著

世界書局出版





A541 212 0016 2840B

# 九命奇冤 下卷

## 第二十五回

折毛錐智伯辭陽世

聽童謠制府察冤情

却說梁天來自從攔輿遞稟之後，雖然領教過智伯，知道蕭中丞已經准了。却又連日不見動靜，心中未免徬徨；不住的前去打聽。那裏有個消息，不覺煩悶。

這一天又去探望，只見轅門外面，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梁天來批」四個大字。旁邊還有兩行小字，連忙看時，寫道：「爾天來不遵官判，屢次越控，更膽敢告官告吏，真乃刁筆健訟。該打死！該打死！」天來滿肚的希望，看了這兩行字，猶如跌在冰窖裏一般，冷的通身都麻木了。只得再來尋訪智伯。入得門時，只



302874

見座上先有一個和尚，天來見有人在那裏，不便提起。智伯指與天來道：『這位是海幢寺高僧，法號東萊。』天來便與相見，智伯又問起今日有無消息。天來見問，先流下淚來；把那批語背誦了一遍。智伯聽說，沈吟了半晌，道：『奇極了！既然收了呈詞，爲甚不提審；又不發府縣；又不委個委員審問；單就這樣一批呢？』東萊便問是甚麼事。智伯便把這事的前情後節，略略說了一遍。東萊道：『蕭撫院是個極明白的人，斷不至於這樣！他與其這樣一批，不如當日攔輿的時候，把原稟擲還了，何必多此一舉呢？這裏面一定有個原故。莫非是左右做的弊麼？何不再進一稟呢？』智伯道：『和尚高見不差！除此之外，也再無他法了。』又想了一想道：『不好！他這個批，批的死了，怎樣領起呢？』東萊向智伯取過以前各呈詞的底稿，看了一遍道：『這個容易！今番只把九命沈寃的事，略略帶上一句。詞中却頂他的批就是了！』智伯道：『我也知道如此，只是領起的兩句。……』東萊笑道：『智伯今天也不智了！何不說：「情願該打死，該打死，不願含冤屈死」呢？』智伯

恍然大悟。當下東萊辭去；智伯就依了這個意思，寫了一紙，交給天來去遞。

過了幾天，巡院轅門外，又掛了批出來。只批了八個字，是「業經查案，毋許多瀆。」天來又去告訴了智伯。智伯又代寫了一紙，領起的是「告爲密雲無雨，不得不瀆事。」遞了進去。過了十多天，却同泥牛入海一般，永無消息。天來只得到裏面去打聽，也不知費了多少週折，陪了多少小心，方纔打聽得。末後這張稟拿上去，並不會批，仍舊發了出來，交代說，將原稟擲還。天來聽了，如冷水澆背一般。退了出來，去見智伯。只氣得智伯雙眼昏花，一言不發。天來看見這種情形，不好多說。只見智伯忽然取過所用的一枝筆來，用力一拗，折做兩段；哇的一聲，就吐出一口血來。天來連忙勸道：「這是弟的命運，合當含冤受屈！先生何必動氣？」智伯嘆一口氣道：「我不能代八命伸冤，又累了張鳳；回想從前所學的刑律，都歸無用。都是我誤了梁兄的大事！」說着，又連吐了幾口鮮血，一個頭暈，便坐不住；天來扶他到牀上睡下。智伯道：「梁兄！你前天遇見的東萊和尚，他本來是兩

榜出身，同現任的兩廣總督孔大人同年；在刑部裏，當過十多年差。前幾年看破了世情，就削髮爲僧，飛錫到我們廣東來；現在海幢寺。他向日同我往來，都是討論些刑律的事。爲人甚是義氣，我死之後，……」天來忙道：「先生何苦說到這話！這都是我累得先生，過費心血了！」智伯道：「你聽我說！我死之後，你可去求他設個法；他一定可以同你伸冤的！你的冤能殼伸了，我也死而無憾了！」天來聽了，又是感激，又是傷心，又是難過。坐了一會，就辭了出來。到永濟堂去請程萬里，叫他去看智伯。然後自己回行裏去。

不一會，只見程萬里走來道：「智伯已經六脈俱沈，恐怕不能望好了！」天來聽得，格外惆悵。過得一日，人報智伯死了。天來不免去吊奠一番，送了三百兩奠儀；自念幫手的兩個，一個夾死了，一個吐血死了；從此之後，要望報仇雪恨，更沒有相助的人了。想到此處，不由的放聲大哭。

這一日，兄弟君來從譚村來省，天來因爲許久不曾回家，思念母親，便將各事

交代君來料理，自己叫船回譚村而去。母子久別，自有一番說話，不必多提。說起那九命沈冤，不免相對痛哭。凌氏便道：『這件事，都是我們家運不好。看來這一重公案，是無處可告的了！你看張鳳做了見證，被夾死了，這還說是那些狗官貪賊枉法，做出來的；那施智伯呢，不過代你寫寫狀子，也害得他吐血死了；可見得我們是個不祥之家，你是個不祥之人，你以後也不必癡心妄想，要報甚麼仇了；不要去帶累別人。』天來聽罷，默默無言。在家盤桓了幾日，便辭了母親，要到省城去。走到河邊叫船時，忽然想起智伯臨終，說是東萊和尚，人極義氣，可以求他。我今何不先到海幢寺走一遭，碰碰機會看呢？想罷，就叫了一隻小船，搖向河南去。直入海幢寺。尋着了東萊和尚。原來東萊和尚，正是這寺裏的知客；海幢寺是廣東的一個極大叢林；官場中人，也往往去隨喜。廣東人的口音，同外省人是對答不來的。那一年東萊飛錫到了這裏，那方丈老和尚，見他是個外省人，一口好官話，就留住他；屈他做個知客。當下天來見了他，述了智伯臨終的話。東萊說道：『我

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原有甚不可以幫忙的。但是代人做事，要做到妥當，就是俗語說的：「有心送佛，要送到西天。」你如果一定要伸冤時，可住在這裏，等幾天，我纔好同你想法子！」天來大喜拜謝。便問有甚好法子。東萊道：「法子你莫問，以後但有人問你時，你便說：「因爲含冤負屈，無處可伸，要到這裏出家。」無論甚麼人問你，你都照這樣說，我便代你設法。」天來一一答應了，便寫了個信，託人帶到省城，交與君來。說明在海幢寺暫住幾天，行中各事，仍叫他料理。又叫他速把自從縣裏起，至撫院止的呈詞批語，抄了送來。自己便安心樂意，在寺裏住下。却住了七八天，不見東萊有甚消息，不覺心中納悶。再去問東萊，東萊道：「就在這幾天裏頭，總督孔大人要到這裏來的；那時我教你當面告狀。並且狀詞我也同你寫好了。這一回包你就伸了冤，你且安心住下！」天來聽說，又安心住了幾天。

這一天，孔大人果然到了。原來這位兩廣總督孔大鵬，山東人氏，居官十分清

正。因爲東萊在俗的時候，是個同年，時常到海幢寺去拜望他。這一遭因爲到河南去稽查鹽政，順路又去拜望東萊。東萊使讓到方丈裏獻茶，又叫預備齋筵，款待素酒。兩人把酒論心，只談些風月之事；梁天來的冤情，却一字不提。天來在外面，不住的探頭探腦去打聽，不覺暗暗心急；巴不得闖了進去，大聲呼冤。只見一個小和尚，年紀不過十二三歲，笑嘻嘻的嘴裏唱着山歌進去。走到廊下，便高聲的唱了一句道：「廣州城裏沒清官。」東萊喝道：「有貴客在這裏，快走出去！」孔制臺聽了道：「和尚，且慢！他嘴裏唱的甚麼「廣州城裏沒清官。」我倒要問他一問！」東萊道：「這是外面小孩子們胡講的，問他甚麼！」孔制臺道：「這正是童謠，他唱的又關乎我們的官聲，怎麼不問？」東萊便叫那小和尚過來，教他見過孔制臺。孔制臺就在席上，抓了點水果給他。問道：「你方纔的歌，沒有唱完，你再唱給我聽聽罷！」那小和尚便唱道：

『廣東城裏沒清官，上要金銀下要錢；有錢就可無王法，海底沈埋九命冤！』



孔制台道：『這個歌兒，是那個教你的？』小和尚道：『我聽見人家的小孩子唱，學會的。』孔制台道：『是新近有人唱的，還是向來有人唱的？』小和尚道：『這可不知道，我是這幾天纔學會的。』孔制台不覺納悶道：『甚麼九命冤？怎的我沒有如道？』東萊故意假作驚異道：『這個案，大人却没有聞過麼？』孔制台道：『我那裏知道有甚麼案？這等說，和尚想是知道的了。』東萊道：『我只略知梗概，因為前兩天，有個甚麼梁天來，到這裏說是被凌貴興抄殺了七屍八命；後來官司，又夾死了見證張鳳。在省裏大小衙門，沒有一處不告到，却都告不准。因此灰了心，來這裏求我剃度出家，所以我略知一二；却不知他未曾告到大人那裏？』孔制台道：『這樣說，那人現在這裏麼？』東萊道：『在這裏！』孔制台道：『可叫他來，我親自問他。……』

一語未畢，東萊還沒有答應，早見天來直闖進來。對着孔制台跪下，痛哭起來。東萊道：『大人問你話；你不要哭！有甚麼冤枉，快告上去！』梁天來勉強收住淚

，逐一訴說了一遍。又把所抄的呈詞批語呈上。孔制台看完了一宗，問一番話。天來逐一對答。孔制台道：『你且回去，補個呈詞，送到我衙門裏去，聽候傳審。本部堂同你伸冤！』天來叩頭謝過。東萊道：『不必補甚呈詞，老僧已經代他寫好了！』說罷，在衣袖裏取出一紙，遞將過來。孔制台叫天來且退出去，方纔對東萊道：『和尚！你今日爲甚做這圈套來捉弄我？』東萊笑道：『我做甚圈套來？』孔制台道：『那小和尚的歌，怕不是你編的；要他唱着來引我問話！』東萊道：『此中有個原故；偌大一個廣州城，難道真個沒有一個廉明的官麼？別人我不知，一個劉太尊，一個蕭中丞，我知道他向來是廉明得得的；何以這件事，就這樣糊塗起來？我也曾細細問過當日審過的情形，想去一定是瞞了本官，左右的人作弊的。所以天來求我代他膽詞，我不就答應；必要等大人到了這裏，等他當面來告；爲的是恐怕遞到衙門，就有許多人上下其手。就讓大人十分精明，也有查察他們不到的地方呀！』孔制臺改容謝道：『和尚這番用心，非但替小民伸冤，並且顧全我的官聲，可

敬之至！可感之至！」說罷，辭了和尚回去。天來也謝過東萊，趕回省城。不知此案是否即由孔制台訊結，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楊巡捕勇擒大有

孔制府夜審喜來

却說天來回到省城，將一切事情，告訴了君來。兄弟兩個，暗暗歡喜。從此只留心打聽消息，安排候審。孔制台回到衙門，馬上發了一枝令箭，委了本轅武巡捕楊福，帶同千總蘇安，率領刀牌手，飛速到譚村去拿人。交代說：『到了凌家，不論老少上下，是男子一概拿來，不許遺漏一名！』楊蘇二人領命，不敢怠慢；即刻上了快艇，如飛而去。

這裏凌貴興因為撫院裏的官司已妥，滿心歡喜。邀了一衆強徒，同來譚村，在

裕耕堂中，大排筵席慶賀；還樂得不够，又叫了一班戲，來家演唱。此時人人在座，只有簡勒先，因為肇慶幫有信來說，私鹽近來易於得手，他就往肇慶仍舊幹他的勾當去了。還有尤阿美，熊阿七兩個，不知又到那裏去盜竊，未曾來過。其餘一衆強徒，都在那裏歡呼暢飲。到了掌燈時候，一個個都有了酒意了。忽看見喜來沒命的跑了進來，口中說不出話，拏手向外面亂指。

林大有最有機警，一見這個神情，知道事機不妙。推開酒席，走到天井，恰好倚着一根扛棒，順手拏過來，在地下一點，借勢跳起；一鬆手，丟了扛棒，早跳到二門頭上。又雙手按住門頭，一翻身，做個「蜻蜓點水」勢，把雙腳倒豎起來，勾住簷瓦，再一鬆手，倒翻一個筋斗，早到屋頂上。伏在簷邊，觀看動靜。一衆強徒，當時都嚇的目定口呆。區爵興忙問道：『到底是甚麼事？快說呀！』喜來道：『官……官兵。……』說聲未了，只見一個武官，帶領着二十多個刀牌手，直闖進來。爵興情知不是路，連忙走入後面，要開後門逃走。誰知開出門時，當面站着一個

戴白石頂子的，說聲：『那裏去？』一手擎下，喝叫刀牌手綁了。仍舊叫人守了後門，把爵興帶到前面來。只見衆刀牌手，把衆強徒一個對一個的，都綁起來了。貴興却是面如土色的，跪在地下叩頭。嘴裏只說：『求大老爺饒命！』爵興喝道：『蠢奴才！萬事當官去講，你對他叩甚麼頭？』又冷笑道：『也不知是甚麼事，這裏影子也不知道！也不給人家公事看，就這樣胡裏胡塗的來擎人，……』說聲未絕，蘇安飛起一掌照臉打去，喝道：『瞎眼賊！你不看見令箭麼？』爵興回眼一看，果然見楊福手裏擎着一枝令箭。心中暗想道：『今番要死了！怎麼動起令箭來？但不知是撫院那裏始終瞞不緊呢？還是天來又到督署去上控呢？』因改了笑容道：『方纔不知兩位尊官，多有得罪！不知兩位是奉了那個衙門差委的。我們這裏茶資還沒有奉送！』貴興此時，已被綁了，聽了這話，忙道：『是呀！你們快點放了我，我到裏面取些茶資奉送！』楊蘇兩個，只是不理。一面指揮擎人，一面叫到裏面去搜。是男子一概捉了來。只見一個刀牌手，綁着一個人，從書房裏出來，笑道：『幾

乎被他躲過；他躲到煙榻底下，我低下頭去一看，那榻底是漆黑的，原看不見他；他却叫起「大王饒命來。」他自己便是強盜，却當我們是強盜呢！」貴興看時，却是宗孔。鬧的滿面灰塵，一頭蛛網。楊福便教再搜；是那看不見的地方，拏刀去擲。一時裏裏外外，都搜遍了；一共拏了七十多人。原來他們正在那裏做戲，連戲子一並捉在裏面，所以有這許多人。

當下收拾要走，忽然一個刀牌大叫道：「這是那裏來的東西。好臭呀！」楊福問是甚麼事。那刀牌又叫道：「呀！房頂上還有人呢！」說聲未絕，楊福早已撩起長衣，一跳上屋。果然見有一個人，在那裏逃走。原來正是林大有。他上屋之時，已是吃醉了的人；伏在那裏，被風一吹，那酒性泛了上來，忍不住便吐。恰好吐在那刀牌身上，因此敗露了。楊福飛身上屋去捉時，他方纔立起要走。楊福已走近身邊；大有着慌，虛晃了一拳；楊福舉手招架，招了個空；大有將身一閃，輕輕的一跳，已跳在三尺之外。楊福不敢怠慢，將身一躍，趕將過去。大有轉身作一個「猛

虎下山」之勢，劈臉撲來；要想楊福一閃，他好乘勢翻他筋斗，到楊福後面去。那禁得楊福眼明手快，看見他撲來，連忙作一個「童子拜觀音」之勢，把身子一低，順便伸出一脚，在大有腿上輕輕的搨了一下。大有是被酒的人，饒你十分武藝，終有點脚根浮動。被這一搨，不由倒栽葱的跌下了去。下面擡頭看的人多，這一下恰好跌在衆人頭上，不會把他跌傷。一擁上前綁了，連夜解到省城。孔制台吩咐嚴行收管。

次日，兩司府縣都來上轅。孔制台問起梁凌一案。黃知縣已嚇得一言不發。劉太府便道：『據卑府看來，這是挾嫌誣告的！』孔制台點了點頭，也不多說。等多官退去，孔制台便開堂親自審訊。先把三四十名戲子，叫他班主來具結釋放。又教提林大有上來，因為他登屋拒捕，先叫重重的打了三百大板；然後逐名審訊。也有略供一二的，也有全行抵賴的。孔制台也不過略略問了幾句，就叫一個個的都上了鑛鏑，隔別收禁。

到了晚上，却叫單帶喜來一個，到花廳上去問。也不用差役，只帶着一個貼身的家人伺候。孔制台和顏悅色的道：『你今天在堂上，供的是凌貴興用的家人，這話確麼？』喜來供是。問：『他用了你幾年了？』供：『六七年了！』問：『殺人放火，是犯法的，你知道麼？』供：『知道！』問：『要殺頭的！你知道麼？』供：『知道！』孔制台忽然變了顏色，把桌子一拍道：『你既然知道，爲甚又知法犯法？快點從實供來！』喜來戰戰兢兢道：『小人沒得供！』孔制台又道：『喜來！我看你年紀還輕，人又聰明，有心要出脫你的罪。本來你不過是他一個用人，不是同黨，他出了工錢，用了你，你就不能不聽他使喚，都不干你的事。你若好好的從實供了，我一定設法替你出脫。你如果執迷不悟，你們這一夥人，總有一個供出來的。那時我把你當他盜夥，凌遲的凌遲，殺的殺，絞的絞，那時你可不要怨我！』喜來跪在地下，默默不言。旁邊那家人便道：『你這小孩子，好沒分曉，這裏大人有心要出脫你的罪，你還不叩謝呢！』喜來便叩了一個頭。孔制台道：『我不是



就這樣就可以代你出脫，要你供呀！你情願殺頭，還是情願活着？隨你的便！」喜來哭道：『青天大人，當真的出脫了小人，小人情願實供！』孔制台道：『供了自然出脫你。』喜來又叩了個頭。便從馬半仙算命供起，中間如何看風水；如何要買天來的石室；如何宗孔來獻計，畫白虎，拆後牆；區爵興又如何做假借票，攔路截搶；如何去劫奪花盆桌椅；如何差了熊阿七，尤阿美，甘阿定，李阿添；又如何差遣簡當，葉盛，簡葉兩箇，一去無蹤；如何來省城尋覓，薦林大有，周贊先，黎阿二，簡勒先，蔡順；當夜如何殺牛羊，拜神，斬雞頭，發誓；如何行劫；區爵興如何調度；攻打石室不入，如何放火，攪煙入室；……一一供出。喜來供時，孔公便親自提起筆，等他說一句，寫一句。供完了，孔制台還問以後行賄各事。喜來供道：『送番禺縣的一千兩金子，是小人也有份送去的，是區爵興帶着。送給簡勒先經手，那裏還有一個甚麼舅老爺，小人不認得他。以後多是區爵興經手，小人不知道；單記得送過兩回撫台衙門甚麼師爺的禮；那師爺姓甚麼，小人可忘記了。只有一

個李老爺，是同小人的大爺時常往來的；還記得有一日，李老爺來說，撫台大人要看大爺的文章；大爺說做得不好，怎好拏去；李老爺教他請甚麼搶手；他就去請了三個來。那裏是甚麼搶手，是三個斯斯文文的讀書人；請來住在三德店裏。住了五六天，又另外請了一個人來，抄了一本書。小人的大爺，就叫小人送給李老爺去；說是給撫台大人看的。這書上是說些甚麼事情，小人就不知道了！』孔制台道：『送撫台衙門師爺的甚麼禮？你記得麼？一共送過幾回？』喜來道：『幾回是記不得了！送的禮也有綢緞衣料，也有珍珠玉器，也有古董，還有家裏擺的一個西洋大自鳴鐘，也拏去送了；還有兩個大玻璃瓶，裏面裝的是黃黃黑黑的末子；還用紫檀匣子裝了，也送了去。這是件甚麼東西，小人却不知道？』孔制台也拏筆來一一記了。叫把喜來仍舊帶下去。喜來哭道：『青天大人！你不說要出脫小人的罪麼？』旁邊那家人道：『蠢才！就是要出脫你，也要等結了案時，纔能出脫你呀！』喜來只得跟着出去了。

一夜無話，次日起來，多官又上轅來了。孔制台叫一概擋駕，只請臬台首府番禺縣，到簽押房相見。這三個人因昨天問起過梁凌一案，今日又單請他三人，不免暗暗耽心。而且督撫見客，向來是兩司同見，道府一班見，州縣一班見，今日却不倫不類的，每班見一個人，又是同見；這三個又是經手這個案的人，不消說一定是爲這個案子了。內中惟有黃知縣，格外唬心吊膽；只急得恨沒有地縫好鑽。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跟了進去。

不知見了之後，孔制台如何發落？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一道旨調去兩廣督

十萬金再沉九命冤

却說黃知縣跟了焦按察，劉太守，進了簽押房。見了孔制台，行過常禮。分賓

主坐下。孔制台問黃知縣道：「梁凌那一案，貴縣審過幾堂？可有個確實口供？」黃知縣見問，先張紅了臉道：「卑職只問過一次；却有譚村耆民，來案具保；說凌貴興是安分讀書之人，當堂保釋了。現在比差緝盜。」孔制台又問劉太守道：「這個案曾到貴府裏告過？」劉太守道：「卑府曾經親自提審；掛情酌理，凌貴興是個納監讀書之人，同天來又是個姑表至親，縱有不睦，何至於下此毒手？而且貴興是譚村的一個富戶，那便結識起強盜來。天來的見證人，又只是一個流丐，似乎不能憑信。……」焦按察接着道：「此等無業辦民，專門唆攬訟事，最是可惡！」孔制台道：「三位的意思想，却都與兄弟不對。或者這個是兄弟的偏見，也未可知！蕭中丞近來又病了一個多月，聽說還不會好，不知他怎麼辦法；這個案也曾到撫院去告來。兄弟昨夜倒問出點頭緒來了！」說着叫人去帶喜來來。不一會帶到了。孔制台道：「喜來！你昨夜的口供，都是真的麼？內中可有說話？」喜來道：「句句都是真的，不敢撒謊！」孔制台道：「你照樣再說一遍！」喜來看見座上又有三個官，

不知是甚麼官，左張右望，不敢開口。孔制台道：『你只管講，不要怕！』喜來無奈，只得又把昨夜所供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孔制台却拿着昨夜寫下來的張底子，對他的話。聽得焦劉兩個，只是錯愕。黃知縣更是如芒刺背。後來聽到喜來說送一千金子的話，猶如青天起個霹靂一般；嚇的手脚都冷了，幾乎未曾把大小便都嚇了出來。喜來供罷，孔制台叫帶了下去。對着三人道：『三位想都聽明白了，兄弟昨夜問他，又沒有動刑，可見得不是刑逼的。請教這個重案，應該怎樣辦法？』焦劉兩個，不覺面面相覷。黃知縣便出位請參。孔制台道：『貴縣放心！此等重案，本來要出奏的；就是全案案卷，也要咨送刑部。等到結案出奏時，少不免要逐條叙出。就是蕭中丞那裏，兄弟也不敢迴護。只聽皇上的旨意，與部議罷了！』說罷，舉茶送客。三個人只得起身辭出。

孔制台使下了一個札子，委了一個候補道，到發審局，會同一衆發審委員，審問此案。一面把一千人犯，押送到發審局去。

却說貴興的侍妾楊氏潘氏兩個，見丈夫被捉，嚇得沒了主意。此時家中沒有一個男子，便是兒子應科，也捉去了。只得商量定了，留潘氏看家，楊氏趕到省城三德店裏，叫一個夥計，去請李豐來商量。楊氏當面見了李豐，求他設法。李豐道：『空口說白話，是不中用的！』楊氏道：『這個自然！說不得要用錢；用多用少，聽憑李老爺做主就是了！』李豐聽得，便去找着兩個發審員商量。嚇得那發審員，把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原來他們都受過孔制台的面囑，說：『此案自始至終，都是賄成。今番你們承審，怕不免還有人來關說，可不准受絲毫賄賂；倘查出了，要嚴參的！』況且孔制台又親自問過了喜來的口供，存了底子的，如何敢受。李豐無奈，又去尋着了孔制台的妻舅高全，許下十萬銀子，求他設法。高全道：『別的事情，都可以辦得，只有這件事，格外嚴厲。近來天天傳見發審委員，問這件事，查看口供；稍爲不對的，都逐條駁正。聽說已有兩個供的對了，那裏還好說話！』李豐道：『姑且去碰碰看如何？』高全道：『莫說十萬，就是一百萬，我也不』

去碰這個釘子！」李豐道：「這個案子，倘使認真辦起來，連舍親蕭中丞，也有點不便。只求制軍看同寅面上，從這個上面說起，便沒有痕跡了！」高全道：「他看甚麼同寅面上！從前康熙年間，皇帝去謁「聖廟，」要開中門，他還不肯呢！」李豐聽了，不由的發急。對高全跪下道：「這樣說起來，只怕我將來也要帶累在裏面。此刻不說貴興的事，高兄！你只算是救我，只要事情辦妥了，如果十萬不夠，那怕再添些！」高全連忙扶起來道：「這是認真的辦不到；並非有意居奇。李兄既然如此，待我姑且去碰碰就是了！」李豐大喜拜謝。

當日高全等到孔制台事暇時，便去談天。閒閒的提起這件事。孔制台已經覺得，便冷笑道：「我想不到凌貴興的神通，有這般大，居然託你在我面前嘗試！我見廣東的貪官污吏太多了，將來這個案，我連過付贓銀的，也要辦他一辦；你莫非要開個名字上去麼？」嚇得高全閉口無言，只得退出。

過了兩天，那候補道來銷差。說全案人犯，都畫了供了；只有熊阿七，尤阿美

簡勒先三個，不曾獲案。又審得簡勒先是番禺縣差；黎阿二是臬差；孔制台立刻下了札子，叫兩首縣火速緝捕熊尤簡三犯，限日到案。正在發落時，忽然接了一道上諭，因為山東黃河決口，要孔制台即刻馳驛前去督工修理；所有兩廣總督印信，着交與蕭撫院署理。孔制台不敢停留，即日料理交卸動身。因想起省中各官，都是受過貴興賄賂的；交了出去，恐怕他又去弄手脚。因加了一道札子，將全案人犯，解到肇慶府寄監。交代說：『等犯人齊了，即刻定罪處決！』又交代兩首縣，捉獲了三犯，即移送肇慶府歸案辦理。一一交代明白，方纔請蕭中丞來接了印，立刻起馬動身。

却說簡勒先在肇慶，專走私鹽。打聽得凌貴興的案發作了，也自害怕。後來又聽得全案都送到肇慶來，也不知是甚麼意思。自己走到府監裏，用了幾個小錢，去探望貴興一衆人等。貴興大喜道：『簡兄來得好！你在這裏多年，或者可以同我設個法。此刻不論錢多少，只要能翻過案來，那怕十萬二十萬，務求從速設法！』宗



孔道：『簡大哥！你可憐我被那昏官，夾得我幾乎跟了張鳳去。此刻腳上還痛呢！』  
你如果救得我出去，我供你的長生祿位！』  
爵興道：『老表台，你禁聲！這是甚麼事，好這般大驚小怪的！』  
宗孔道：『你不要和我說，我們好歹還捱上兩夾，不像你枉做了「賽諸葛」，足智多謀的，只喝得一聲打，便連忙招了。要不是你招供在前，我們此刻還沒有招呢！』  
貴興道：『不要爭了！簡大哥！你去打聽有好傷藥，給我們買點來。我們一個個都受了傷了。可恨那昏官，因為我不肯招，燒紅了一張鐵板，要我站上去。此刻我兩隻腳心，都潰爛了，寸步難移呢！』  
宗孔道：『傷藥我也要的，只有老區用不着！』  
爵興道：『簡兄快到外面去打點；不然，這個案早就結了，幸得人犯未齊，這也注定我們有救的。旁的事，都可以慢；只有這件事要緊。就是簡兄在這裏出入，也要小心！』  
簡勒先點頭答應，作別而去。心想這件事情重大，要尋一個妥當人商量。

一直走到鹽廠裏，尋着一個杜師爺。原來他們做私鹽的，都與官鹽廠的司巡通

聲氣。所以勒先認得這麼一個人。當下勒先見了杜師爺，便問道：『師爺！這兩天有到府裏去麼？』杜師爺道：『有兩天沒有去了，我不定要到瓊州去呢！』勒先道：『爲了甚事，要到瓊州？』杜師爺道：『聽說雷瓊道將近滿任，本府打算要謀升呢！我不就跟他去麼？』勒先道：『不知幾時可去？我也來給師爺餞行！』杜師爺道：『早呢！謀的人也多；只看誰的錢多，就誰去罷了。這裏也不過這麼想。打點的錢，還不知在那裏呢！』勒先乘機便道：『錢倒不愁；只要本府大人肯用。』：『便把貴興一案，大略說了。又道：『他此刻十萬八萬都肯出的，只要翻過案來！』杜師爺沈吟道：『我們做中的好處呢？』勒先道：『他這個人很爽快的。此刻雖然不會說多少，事情辦妥了，少了他也拿不出來！』杜師爺道：『且等我找舍親商量去。』勒先道：『事不宜遲，就要早點去幹妥了。』杜師爺答應了，勒先便辭了去。

原來這個杜師爺名勤，是本府幕友徐鳳的親戚。徐鳳跟着這一位連太守，到肇

慶府任，杜勤便投奔肇慶，求徐鳳謀事。此時一切都已位置停當，無可安插；徐鳳轉求了連太守，薦他到鹽廠裏來。當下杜勤到府署裏，尋見徐鳳，說知緣委。徐鳳道：『這個案是由孔制臺交下來的，恐怕難辦！』杜勤道：『只要說得動聽，怕他不依！』徐鳳道：『你且說，怎樣說得動聽？』杜勤道：『這個案要依了孔制臺辦下來，省城的官，是經過手的，都是帶累着；內中還有一個蕭撫台，孔制台親自辦了，是沒得好說的；此刻他一個知府，怎麼和撫台作對起來？並且孔制台到山東去修理黃河；這個是著名的苦差；辦不得法，便要得處分，說不定革職充軍。試問極力辦好了，却向那個討好？』徐鳳聽了，連連點頭道：『我試說說去，你明日來聽信。』杜勤辭去了。到了明日，果然又去聽信。徐鳳道：『說便說妥了，只是要見了銀子纔好辦事！』杜勤得了這個信，便去找勒先。勒先得了信，便去告知貴興。貴興大喜；就叫勒先星夜到譚村去取銀。

不知取來後，能翻案否？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大敵華筵偏是幸災樂禍

傳來警信頓致膽戰心驚

却說勒先得了信，便飛奔到府監裏。悄悄告知貴興，貴興大喜。便叫勒先即刻動身，到譚村去取十萬銀子來；另外多取二萬，作爲一切零用。勒先領命，即去叫了五隻快船，叫他多添水手，限八個時辰趕到譚村；仍舊八個時辰趕回來；不論船價。船戶答應了，每船用十五個水手，撐篙打槳，如飛而去。從未時起行，丑時已到了譚村。勒先悄悄走到凌家，敲開了門，對楊氏潘氏說明了來意。二妾大喜，即將平日的窖藏，取了十二萬出來。等到天色微明時，叫人來運到船上；分裝了五船，卯時起行，趕到亥時，就到了肇慶。連忙僱了脚夫，運到寓所。便連夜去知照杜勤；杜勤又知照了徐鳳。次日早晨，便明目張膽的，把那雪白的銀子，擡到了知

府衙門裏去。連太守的黑眼珠子，看見了那堆積如山的白銀子，那裏還顧得甚麼利害。卽刻派差，賚了公事，到番禺縣去。叫他派差協傳天來到肇慶去聽審。可憐天來此時，恰好病在家裏，只得由祈富服侍着，帶病前去。

到得肇慶時，連太守含糊的問了兩堂。貴興等衆人，盡翻前供。連太守便把一千人犯，盡行釋放；倒把天來收押起來，要辦他誣告。幸得祈富在外面打點，託人具保。天來又具了甘結，方纔得脫身回去；與母親說知，彼此一場痛哭。凌氏道：『我勸你從此以後，休了這個念頭罷！只當是前世的冤仇就是了！不然，倒反弄得自家吃苦。』天來道：『此刻各衙門也都告遍了，再沒有地方好告了；孩兒不休也要休了。』將息了幾天，仍舊回到省城去。從此把報仇雪恨的心，一齊放下。只代兄弟君來續娶了一房妻子，侍奉凌氏。

這一天有事，走過雙門底地方；忽然遇見貴興，坐着一頂轎子，後頭跟着兩個小廝走過。天來故意回過臉去躲避。貴興早看見了，喝令停轎。走下來，趕上天來

一把拉住道：『老表台！莫非又要到甚麼衙門告我麼？』天來道：『告也使得，不告也使得，你休來管我！』貴興哈哈大笑道：『梁天來！我告訴你，你想告我麼？你會上天，便到玉皇大帝那裏告我；你會入地，便到閻羅老子那裏告我。你若是既不會上天，又不會入地，那怕你告到皇帝那裏去，也無奈我何！我明告訴你，事情是我做出來的，只是奈何不得我的錢多。我看見你因爲和我打官司，衙門費也不知用了多少，把你的家產都用窮了，我覺得實在可憐！』說罷，叫小廝擎二百文錢，攢在地下道：『把這個送給你做認費罷！我看見你精神頹喪，恐怕你忘記了，待我打起你的精神來！』說罷，舉起手中的泥金摺疊扇，向天來頭上亂打，天來竭力掙脫。貴興揚揚得意，仍舊坐上轎子，回到三德店。恰好爵興來到，貴興拍手哈哈大笑道：『我自從同梁天來打官司之後，用了三十多萬銀子，却不似今日用了二百文銅錢的爽快得意！』爵興問是甚事。貴興一一說知。宗孔在旁，呵呵大笑道：『爽利爽利！』爵興道：『賢姪此舉，大不相宜！大凡爲人處世，須要知彼知己。』

來自從遇了此事之後，含冤未伸，他心中何曾一日放下！幸而我們門路廣通，從縣裏起，直到督撫衙門，都打通了。究竟我們越得意，他却越冤苦！你不去撩撥他，倒也罷了；撩撥起來，他那一條死心，未免又要活動起來。再去尋出甚麼門路，豈不又要費事！」宗孔道：「哼！要這樣怕人，我們當初也不幹了！此刻孔大鵬那廝又走了，新任的兩廣總督楊大人，他未到任以前，我姓老爹便打發人到南雄去，送了一份千金重禮。還有甚怕頭呢？偏是你足智多謀的，要瞎小心！」爵興冷笑道：「就算我瞎小心！事到頭來，大家有份；到了那時，不要又往牀底下一鑽便了。」貴興道：「表叔說的不差，我們從此留心打聽着他就是了！」當下無話。

過了一個多月，喜來忽然來報道：「前天新任總督楊大人到任，梁天來在碼頭攔輿遞稟。楊大人不收他的呈子，在轎裏擲了下來。梁天來就被旁邊的戈什哈叉開去了。……」宗孔拍手大笑道：「這千金之禮，送得着也！如今可免得人家瞎操心了！」貴興也說道：「可見得事前打點，最爲妥當；就如一向的官司，縣官最小，

却也打發了千兩黃金；撫院雖大，然而却用不到一萬銀子。從此之後，我可明白了這個道理了！」區爵興道：『話雖如此，却還不能不提防。……』宗孔不等說完，便哈哈大笑道：『老表台！真會瞎操心！怪不得你年紀未到五十歲，頭髮已經白了！總督那裏，已經告不准了，難道你還怕他進京去御告麼？姪老爹！你快點懇求賽諸葛先生，出個法子；不然，梁天來當真進京去，在皇帝老子那裏告你一狀；皇帝老子准了，那時候非但我們躲在牀底下的逃不了，就是那能言舌辯足智多謀的，只怕也逃走不了呢！』爵興道：『唉！老表台！你何苦只管惱我呢！』貴興道：『不必多說了！我們總是留心着提防他便是了！』當下叫過喜來，交代他在外面留心查察天來蹤跡；喜來領命而去。

有事話長，無事話短，光陰荏苒，不覺過了月餘。喜來報說『天來病重，大約不久就死，大爺可請放心了！』貴興問道：『你這是從那裏打聽來的？』喜來道：『小的前日在他糖行門首經過，看見許多藥渣，已是留心體察的。故意一日走過幾



遭，留心看他行裏，只看不見天來；今天早起，又在那裏走過，只見那永濟堂的醫生程萬里，走了進去，我更留心等着。看他歇了好一會，那程萬里走了。却是養福送出來的。不一會，就見他行裏一個小夥計，拏了藥方子去撮藥。小的恰好這兩天有點傷風，便心生一計，跑到程萬里醫寓裏去看病，閒閒的問他到天和糖行做甚麼事。他說給那行裏的東家梁天來看病。我問他是甚麼病。他說是憂鬱太過，變了怔忡之症；有九分治不好的了！所以特來報與大爺知道。』貴興聽了大喜。說他會幹事，賞了他二兩銀子。便叫去請區爵興來議事。不一會，爵興到了。貴興告知前事。爵興道：『但願他果然病了，雖然不能就死，我們也可以暫時放心！不瞞賢姪說：自從賢姪在雙門底辱了梁天來之後，我着實耽心呢！』貴興道：『此刻他病了，據說有九分不得好；死了固然乾淨；即不然，病他一年半載，就讓他好了，也虧耗極了，還怕他甚麼？我們且回到譚村去樂他幾天，不要再住在這省城了！』說罷，便約了爵興，一同雇了船，回譚村去。

原來貴興自從在肇慶府翻案，釋放之後，一向住在省城醫治刑傷。等醫好了，又戀着珠江風月，並未回過譚村。此時回到家來，只覺得裕耕堂上，蛛網塵封，不免也有些傷感。當即叫人打掃起來，重新陳設一番；東西書房，也都收拾停當。便同爵與兩個，飲酒解悶。却說宗孔也在省城醫好刑傷，先就回家去了。此時聞得貴興回來，連忙便去探望。入得門來，先就大呼小叫，一疊連聲的「姪老爺，」叫個不止。原來貴興自從翻案回來之後，因為一班黨羽，都受盡刑罰，大家都是死裏逃生；提出了大大的一筆銀子，分散各人，作為酬謝。宗孔便得了三千銀子，貴興又格外指給他一所房子，幾畝田地；因此宗孔平白地便變了個素封之家。那一片感激的心腸，他自己也說不出，恨不能殼把貴興叫了「老子」纔好；所以那狐媚巴結，較前又添了幾倍。當下一逕走到書房道：「姪老爺！幾時回來的？我一點也不會知道。我來請你的萬福金安呢！呀！區老表也來了，你們吃酒快活呀！喜來端把椅子過來，我也陪着吃一杯。」貴興道：「叔父來得正好！就此吃一杯罷！我們翻過

案來之後，還沒有慶賀呢。』宗孔道：『正是正是！姪老爹幾時請客呢？』貴興道：『好教叔父得知，梁天來那廝病的了不得，大約有九分要死的了！』說罷，又把喜來的話告訴他一番。宗孔拍手道：『這更應該慶賀了！我明天親自到省城走一遭，把衆人一齊約了來。這裏裕耕堂，也許久不曾熱鬧了，也好叫他熱鬧熱鬧。一來是我們自己慶賀；二來也慶賀天來的病。』說罷，舉起酒盃來，連喝了幾杯。便起身告辭道：『我近來有點窮忙，先去辦妥了，明日好到省城去，代姪老爹請客！』說罷，辭了出來，自去辦他的事。

到了次日一早，他果然到省城去了。將那一班狐朋狗黨，一一約齊，陸續都到譚村而來。這一日，裕耕堂中，又是高朋滿座了。貴興不免又是肥魚大肉的供養起來，歡呼暢飲。叙了三天；這一天格外的山珍海饈，窮奢極侈，作爲慶賀筵席。衆強徒只不過狼吞虎噬，笑語喧囂。惟有宗孔樂得手舞足蹈，那一種興高采烈的光景，實在形容他不出來。從日落西山起，直吃到二鼓將盡，正商量洗盞更酌，忽聽得

門外一聲大叫：『大禍臨頭！你們還在這裏尋樂麼？』這一聲叫不打緊，却把衆人的酒都嚇醒了。

不知到底是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妙算無遺爵與再點將

屬垣有耳阿七聽私言

却說凌貴興等衆人，正在歡呼暢飲，忽聽得有人闖進門來；大叫禍事。嚇的衆人一驚，連忙看時，却是簡勒先。貴興忙道：『是甚麼禍事？』勒先道：『我自從送大爺們起程之後，仍在肇慶販鹽；……』宗孔搶着道：『問你甚麼禍事！你談這個做甚？快點說了出來呀！』勒先道：『事情有個層次，等我慢慢講來呀！又承大爺給我許多銀子，本錢充足了，便易做事。因此兩三個月裏頭，很賺了幾個錢。我

看見肇慶的錫器很好，據說是天下馳名的東西；因此買了一份席面，要來孝敬大爺；親自帶了，叫船送來。昨天下午時候，船到佛山，忽然對面來了一隻船；我看見船上一個人，很像祈富。一時起了疑心，便叫船家回轉舵去，跟着他走。走了一程，天色昏了，那船便泊定了，我叫船家把我的船，緊緊靠在他的船邊。到了夜靜時，我留心察聽，忽聽見一個人說道：「今天纔離家一天，大爺便這樣愁悶，須知在路上的日子多呢！燕大爺這樣，只怕未曾到得北京，先自愁壞了！」這個明明是祈富的聲音。又一個人道：「我也知道；怎奈想起那一番冤苦，就要傷心；又想到這番進京，不知濟事不濟事！……」以後的話，便模糊聽不清楚了。這個可是梁天來的聲音。我想他主僕兩個進京，必定不是好事。今天一早便要趕來報信；偏又遇了一個舊朋友，硬拉着在佛山 鷹嘴沙，盤桓了大半天；所以此時纔得趕到。大爺要趕緊設法纔好！」

貴興詫異道：「前兩天他纔病着，怎麼就好了！」爵興跌脚道：「中了計了！」

不信，你再趕到省城去問程萬里，他一定還說他病着呢！」貴興着急道：「這便怎麼處？求表叔作速定個計策纔好！」爵興嘆道：「我本來暗中發過誓，從此之後，我不發一言，不定一計的了；省得宗孔表台，開口「賽諸葛」，閉口「足智多謀的」，「叫我聽得難受！」宗孔道：「哼！恭維你還不好麼？」爵興道：「罷了！這一回天來進京，無非是御告；像這等重案，不免要派出欽差來。大家等着罷！到了那時，一網而擒，只樂得大家引頸就戮。好在死的也不是我一個。」貴興道：「算了罷！這會事到臨頭，這些口頭言語，還計較他做甚麼呢？表叔趕緊畫策罷！」宗孔道：「姪老爹好不禁嚇！怎見得他進京，就一定御告呢？勸先也不過隔船聽了兩句話，像是他的聲音罷了，怎見得就一定是他呢？」宗孔說話時，爵興已經踱到書房裏去了。貴興也撇下衆人，來給爵興商量道：「表叔！大事要緊！望你一切都看我薄面，定個計策罷！」爵興道：「本來這是個「同舟共濟」的事情，我怎好不管？只是樞氣不過！」貴興道：「算了罷！算是我的不是罷！」爵興道：「爲今之計

，只有截殺一法。叫人兼程趕到南雄嶺等着；等他來時，便一刀了却。」貴興道：「這豈不是又在那裏鬧一個命案？」爵興道：「這裏鬧到炮火連天，弄出七屍八命，還不怕他；難道再殺個把人，就膽小了麼？」貴興道：「這也是『一不做，二不休，』無可奈何的了！只是那個可以去得呢？」爵興道：「這不過姑妄言之罷了；那一個能辦這件事？此刻他人已去了，我們在這裏縱使派人去趕他，趕得上，自不必說；萬一趕不上呢，又要回來報信，這裏再設法，再打發人去趕；這樣兩個來回，他早出了廣東界了。那裏是計策！」貴興道：「難道真是束手待斃麼？」爵興道：「法子是有，賢姪不必着急！你先出去交代衆人，今晚且盡歡痛飲；明日一早有事。你且陪着他們，讓我一個人靜靜的想個十全法子。」貴興應諾，出來交代，又陪着吃酒。

此時衆人一個個都懷着鬼胎，那裏還有心腸吃酒；糊裏糊塗的吃了幾杯，就散了。略略歇了一會，都去安歇；宗孔也辭了回家。貴興便來與爵興計議。爵興道：

「我一切都已安排妥當，明日一早，大家陸續起身，都到省城去；卻要留下兩個人在這裏。」貴興道：「留下誰呢？」爵興道：「一個是熊阿七，一個便是令叔宗孔。」貴興道：「留下他們有甚用處呢？」爵興道：「阿七是有用的，留下令叔，不過是叫他陪陪阿七的意思；不然，賢姪出門去了，家中只有女眷，沒個自家人，倒留個外人在家裏，總不方便呀。」商量定了，各去安歇。

一宿無話，次日早起，陸續打發各人動身；都約定在三德店取齊。單只留下宗孔阿七。爵興拉阿七到一旁，附耳叮囑了幾句。又道：「這件事只好暗暗而行，除你我之外，不許有第三個人知道。一得了實信，便到省城來告訴我。」阿七點頭答應了；然後纔同貴興，帶了喜來，叫船到省城去。到得三德店時，一衆強徒，早已等候多時了。爵興道：「此時首先派人到南雄，不知那位願去？」李阿添道：「我願去！」甘阿定道：「我也去！」爵興道：「有了兩個了。然而你們恐怕認不得天來；再叫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四個同着去，他們是見慣天來的；多幾個人看



着，免得他漏網。」又道：「贛州關一路，也要着人去，不知誰肯去？」美閒道：「我從前曾經到過，是條熟路，我可以去得。」宗和道：「我也要去！」爵興道：「還可以帶了柳郁，柳權，簡當，葉盛，同去。」又對貴興道：「賢姪可作速打一張三萬銀子南雄的匯單來，我這裏已寫下一封信了；這個差使，却要喜來走一趟。」貴興連忙叫帳房去打了來。爵興叫喜來道：「我給你這封信，你到南雄時，到千總衙門去投遞。南雄千總劉昇，與我有八拜之交，這件事我全託他代辦。這三萬銀的匯票，你到了南雄，先取一萬，送與劉千總；餘下二萬，就存在銀號裏。倘劉千總說打點關上，要多少使用，便隨時去取。贛州關一面要使用，也到你那裏去取。千萬要小心在意！」又對李阿添，凌美閒等道：「你們到了地步，各人都到關上去住着。那兩處都有劉千總招呼，千萬留心着！天來過關時，便指與關上人知道，自有害他的法子；不必你們動手。只要指出天來，便是大功。」又各人另外給了盤纏使用；立刻出北門，走陸路，兼程趕去。貴興又囑咐喜來道：「這是生死關頭的一

件大事，你伺候我多年，知道你能辦事，所以派了你去；辦妥了回來，我重重的賞你。路上好生在意！」喜來諾諾連聲。一行人紛紛出北門去了。

林大有道：「他們都有事去了，不知我們當辦些甚麼？」爵興道：「還有一處，要想拜煩你走一遭！」大有道：「到那裏呢？」爵興道：「我恐怕他不走南雄，卻走了和平嶺；要煩你去截他。那裏沒有熟人，不能打點，不是智取，便是力勝；他人恐怕靠不住，所以留下你到那邊。」大有道：「和平縣一路，是要走東江的；何以他又走佛山呢？」爵興道：「事情難料，或者他怕我們耳目衆多，故意到一到佛山，掩我們耳目，亦未可定。再者勒先既在隔船聽得着他的說話，就不許他看得見勒先麼？他看見了勒先，知道被人窺破，改道而行，亦未可知。怎麼好說得煞呢？」大有道：「既這樣，我就走這路。」周贊先，黎阿二同道：「我等同去助林大哥一臂之力。」爵興道：「好！你們就帶了潤保，潤枝，宗孟，宗季同去。」林大有道：「我到了那裏，除非他不走那一路；要是走那一路時，不管你手到擒來！」

於是各各領了盤纏，一路向和平嶺去了。

爵興又叫勒先道：『你可趕到詔州去一趟；那裏是個熱鬧所在，須下手不得。你帶些盤纏去，到那裏賃一隻小舢舨，在太平關前水上做個小買賣。每日北上的船，都要驗關的；你就留心察看。如見了天來，你就先趕到南雄，到關上報知李阿添等，好畱心下手。只要你先趕到半日，就有了預備了。』勒先領了盤纏去了。

貴興見一一都調撥妥當，便問爵興道：『不知南雄一路，是用甚麼法子去處置他？』爵興道：『我託劉千總到關上去打點；見了天來時，便將他扣住；硬說他私帶軍火，就近把他送給地方官。再到衙門裏打點些，把他問成一個死罪。豈不是乾淨麼？』貴興道：『他並未帶得軍火，怎樣好誣他呢？』爵興道：『賢姪好老實！劉千總那汎地上，那裏不弄出幾片火藥，幾枝火槍來；預先裝好箱子，貼了梁天來記號，存在關上。他走過時，胡亂栽到他行李旁邊；饒他滿身是嘴，也辯不來！』貴興道：『表叔真是神出鬼沒之機了！』爵興道：『這也叫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罷了，我昨天晚上，算了一夜，已是算無遺策的了。但願派去的人，不躲懶，肯趕路，沒有趕不上的。連日都是北風，前日勒先在佛山遇見他，算到今天，他最快也不過走到清遠罷了。這裏從陸路快多着呢！」當下議論一番，各自休息。

從此二人就在三德店住下。凌貴興是急得同熱鍋上螞蟻一般；不是抓耳撓腮，便是跳出跳進。區爵興也不免要長吁短歎。那些夥計們來勸解的，都說「這不過是簡勒先一面之辭；如今事之真假，尚在未定，何必這等着急呢？」貴興聽了這話，只得自家勉強開解，也在那裏希冀是簡勒先的謠言。不覺過了六七天，這天忽見熊阿七匆匆走了進來，對爵興道：「千真萬確，趕緊防備，纔好呢！」貴興又是一驚。

不知阿七說甚麼事，「千真萬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拐鉅款喜來遁跡

進京都爵興登程

卻說熊阿七匆匆走來，對爵興道：「這事千真萬確的了。我在譚村，依計而行；天天晚上，到梁家去打聽。每夜到了三更時候，天來的母親，便出來燒香拜神；口裏喃喃吶吶的，不知禱告些甚麼。我在房頂上，風又大，聽不清楚；一連幾夜，都沒有頭緒。昨日君來回家去，等他母親燒過香，方纔回房；我便落將下去，到窗外去聽他說話。只聽見君來說得一句道：「這全虧了姓蔡的；不是他贈了盤纏，哥哥怎麼去得成呢？」又一個女子道：「去便去了！但不知這個冤伸得成伸不成呢？」又聽得君來道：「這可難說了；如果他有本事，弄到皇帝也受了他的賊，那真是天命了！」你想這不是千真萬確的麼？」說着便要辭去。爵興道：「你左右是沒事的人，就在這裏住幾天何妨呢？或者早晚有事，也未可知！」阿七道：「本來可以在這裏；我本來是沒事的人；但恐一會宗孔大叔叔到了，我實在怕見他！」爵興道：

「怎麼？你們鬧翻了麼？」阿七道：「翻是沒有翻，只是他的說話很難聽，還是不聽的好！」貴興道：「他說怎麼話來？」阿七道：「又何必再提呢？」爵興道：「凌大爺問你，就說說也不妨！」阿七道：「我們自從認得凌大爺之後，多承大爺的照顧；這是我們衆兄弟都是一樣的。前回肇慶府翻了案回來，凌大爺格外恩典，拿出若干銀子，分給衆兄弟；一來壓驚，二來酬勞。當日到堂，本來沒有我的事；大爺却分潤到我，我不合受了過來。此刻宗孔見了我，要就不提及翻案的事；一提起時，他開口就是甚麼「不要臉的無功受祿；」閉口也是甚麼「不要臉的無功受祿。」我想這是大爺的恩典，與他甚麼相干？何苦要常常踢躪我，取笑我呢？我這幾年鴉片煙吃的多了，把那火性子都滅盡了；要是前幾年的脾氣，我早就打了他了。」

貴興道：「這個你可必同他計較；他來了，我說他幾句，叫他以後不要如此就是了。」

爵興道：「說也奇怪；他近來不知怎樣，專喜歡得罪人；我同他無怨無仇的，他却也是苦苦的躪躪我。他單知道說「無功受祿；」倘使當日不是有你們三個在逃

的，只怕早就受戮了呢！他還想受祿麼？我倒以爲你們這一逃，是個救命的大功呢！」貴興道：「正是！還有尤阿美，至今未見回來，不知到那裏去了；又沒有個信。他那一份，我還代他存着呢！老七！你不必介意，只管在這裏住着！」阿七只得留下。大家又議論天來進京的事；爵興把調撥人馬之事，一一告知。阿七道：「既然這樣週密，料來他飛也飛不過去；大爺只管放心！」貴興道：「我別的都放心；只因他先動身三天，恐怕我們的人，趕不上他，那就糟糕了！」阿七道：「他到京裏去，算他告准了，那便怎麼樣？難道還差人到這裏提我們到京，皇帝自家審嗎？」爵興道：「那有這等事！告准了，自然放欽差來審！」阿七道：「那就好辦了！欽差未必就不要錢；大爺有的是錢，甚麼事打點不過來？除非又出了第二個孔大鵬。我想像孔大鵬那種獸子，天底下再不會有第二個的！」這一句說話，猛然又提醒了凌貴興；以爲天下人那一個不是黑眼睛看見白銀子的。饒他甚麼欽差，我拚了銀子，買他不動；拏金子去買他，沒有買不動的。且等到了那時候再說。於是不知不

覺，又快活起來。便叫拏酒來吃。

三個人傳杯遞盞，吃了一會；忽見宗孔大踏步跨了進來。對着阿七嚷道：『你好！你好！怎麼說話也沒有一句，就跑到這裏來了？』阿七道：『我有要緊事，來對大爺說。我早上起來時，你尙自睡着，我不敢驚動你；所以先走了。』宗孔道：『偏你有緊要事，我便沒有要緊事。姪老爹！我告訴你，好叫你歡喜；我今天早起，不見了老七；問小廝們，知道他來了。我一個人悶得慌，也趕了來。想起你們聽見說梁天來進京去了，便慌做一堆。我明明記得前幾天，姪老爹親自告訴我，說天來病了，是喜來打聽來的實信。他怎麼忽然又好了呢？因此我也學了喜來的樣子，裝了病，到程萬里那裏去看病。就問他「天來病好了麼？」姪老爹！你猜他說甚麼來？他說：「天來的病，只怕神仙也醫不好的了！所以他也回絕了，叫他另請高明！」姪老爹！依他這樣說，天來只怕將近要死了，那裏還會進京呢？」貴興聽了，將信將疑。爵興道：『程萬里和天來是莫逆至交。這一定是恐怕我們知道，設法截



他；因此串通了，故意在我們面前撒出這個謠言，好叫我們不在意。他有了這種深謀遠慮，我們正要加意提防呢！」宗孔瞪着眼道：「偏是你如同看見的一般；我們去打聽的，都不像你胡猜亂想的，倒是個真憑實據！」爵興只不理他。貴興此時雖然將信將疑，却打了一個行賄欵差的主意，先就放下一半心來。每日只是同爵興等吃酒解悶。不知不覺，又過了十多天。

忽然一天，尤阿美踉踉跄跄的跑了來，喘吁吁的說道：「凌大爺！不好了！」貴興吃了一大驚，忙問道：「許久不見你了！爲甚事這等倉皇？」阿美道：「喜來沒有了！」貴興道：「甚麼沒有了？這話怎麼講？」爵興接着道：「到底甚麼事？你從那裏來？好好的從頭說起罷！」阿美這纔喘息定了，說道：「自從那回聽說孔制台擊人，我就亡命到了南雄去，投在黃元合行棧裏，做個打雜。八天前頭，李阿添等一行人投到棧裏住宿，我們都是好友，因此晚上沒事，就到他們房裏敘舊。說起來，纔知道大爺已經翻了案。此時梁天來又進京去御告，他們是到南雄截天來去

路的。又說起喜來帶了三萬銀子匯單，一同前去。因為帶了重資，不便在一起，扮了客商，另外投到朱怡和店裏去住下了。說明過了一天，就去取現銀；一面送給劉千總，一面來給他們信。誰知等了三天，毫無影響。是我到朱怡和去打聽，說是有了一個如此這般的客人，來住了兩夜，今天一早，就動身去了。問他到那裏去的，店家却也沒理會，只說是往北去的。據那店家說起來，那人一定是喜來了。我回去同他們商量，又不知往那裏去尋的好。想起千總衙門裏，我有兩個汛兵相熟的，我又去打聽，這兩天裏有人來送過禮沒有；誰知連影子都沒有。喜來到底不知往那裏去了！此刻關上又不能打點；劉千總那裏，也不能通個信；這裏匯單是匯到南雄那一家家的，大眾又都不知道；這筆銀子拏到了沒有，也無從打聽。大家急的了不得，又因為一路上兼程趕路，大眾都乏了，沒有人肯回來報信；叫我趕着跑一趟。是我兼程趕來，求大爺做主！』阿美一面說着，爵興一面跌脚；貴興一面着急；宗孔一面埋怨道：『姪老爹！你有三萬銀子的大事，為甚不叫我去，却叫喜來這廝去？要是

我去時，事情早已辦妥了！此刻怎樣辦法呢？」爵興道：「事不宜遲，此刻只得再打了匯單，等我親自趕到南雄打聽。天來如果未曾過去，就在那裏打點；如果已經過去了，我就在南雄轉匯到京城，尋着陳大人，好打聽他告得准告不准；然後打聽送欵差的禮。除此之外，更沒有辦法的了！」宗孔道：「喜來拐走了那三萬，就由他去麼？」貴興道：「這件事，只好再作商量的了；此刻先打算進京一路要緊！」宗孔道：「進京麼？我也同着去！」爵興道：「老表台肯去最好了，省了我一番跋涉！」貴興道：「還是表叔去罷！叔父在裏面，早晚還有事呢！」宗孔只得依從。貴興又慮到天來已經過了南雄，認真要進京；三萬銀子不夠，想打十萬的匯單。爵興道：「只怕三萬也够了；萬一不夠，應允他到了此地再找足，也是一樣的。」貴興再三商量，打了一張五萬匯票，交給爵興。定了明日一早，帶了尤阿美熊阿七動身。

三個人一早出發。一路上無心觀看山川景緻，只管趨路，兼程而進。走了六天

，到得南雄，就投到朱怡和店裏住下。爵興的意思，要住在這店裏，好順便打聽喜來的蹤跡。這一天恰好是「中秋」佳節，店主朱怡甫，格外備了酒席，請寓客吃酒賞月。爵興本來是個酒徒，又恰好碰了這個機會，樂得開懷暢飲。同席各客，不免互通姓氏，內中有好些與這書上無干的，不必表他。單表一個姓蘇，表字沛之的，他是直隸人氏，也寓在朱怡和店裏，已經二十多天光景了。飲酒中間，爵興問起朱怡甫道：「十幾天前頭，有一個名叫喜來的，曾到貴棧寓過麼？」怡甫道：「敝店往來客多，那裏都記得名字呢？」爵興又把喜來面貌身裁說了一遍。怡甫道：「像有這麼一個；他說姓凌；不知道他的名字；住了兩天，就走了。」爵興道：「他到那裏去呢？」怡甫道：「這却沒有理會得。」沛之道：「不知區兄問他作甚？」爵興道：「他是個拐子，拐了一筆巨款去。」沛之驚道：「拐了多少呢？」爵興道：「爲數頗不少。」又問道：「還有一位姓梁的，名叫天來，不知可曾到過這裏？」怡甫道：「這也沒理會。」沛之道：「可是有五十多歲，面目瘦削，頭髮蒼白的麼？」

？」爵興道：『正是正是！不知沛之兄可會會來？』沛之道：『怡甫兄真是健忘！梁天來的蹤跡，我倒還知道呢。』爵興忙問天來蹤跡，果在那裏？

不知蘇沛之說出甚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眷懷故舊蔡顯洪贈金

憐憫奇冤蘇沛之仗義

却說爵興當下急急要問天來蹤跡。沛之道：『弟在此處，住了將近一個月了；曾記得半個月以前，有這麼一個人，在這裏住過兩三天，就動身去了。』爵興道：『他到那裏去呢？』沛之道：『聽說是進京。』爵興故意沈吟了半晌道：『他果然進京了麼？他去辦甚麼事呢？』沛之道：『這個可不便多問他；但是我看這個人，氣色很不好，只怕不久的了！』爵興道：『沛之兄善於風鑑麼？』沛之道：『不瞞

區兄說，弟自幼就學就了星命堪輿；至於看相，更是餘事。因為久仰貴省是個富庶之地，所以要到那邊行道呢！」爵興道：「好極了！兄要到那邊去，弟可寫一封信，薦你一個地方。」沛之大喜道：「請教是甚麼地方？」爵興道：「舍親凌祈伯，極講究此道。他又輕財好客，兄到了那邊去，見着他，包管不虛此一行！」沛之更是歡喜。於是開懷暢飲。爵興吃得有了酒意，因問道：「沛之兄既然精通星命，自然六壬太乙，也精通的了！」沛之道：「這不過稍為涉獵，那裏就好算精通！」爵興道：「既如此，就煩同我卜一個課好麼？」沛之道：「課倒可以不必卜！區兄心事，我可略知一二；此時不便細談。且等席散了，我們再仔細談談罷！」爵興大喜。

當夜席散之後，一班寓客，都散座賞月；也有吹簫吹笛的，也有唱的，也有彈的。只有爵興聽了沛之的話，懷着心事，無意賞月。一經散座，就邀了沛之，到自己房裏去談天。沛之道：「區兄方纔查問梁天來同喜來兩個人，莫非都有瓜葛的麼

？」爵興此時有了酒意，因照直答道：「不瞞蘇兄說，梁天來是我舍親的一個冤家，連年結訟，他總不得直；近來聞得他要進京，因恐怕他去御控，故打發喜來帶了一筆錢，到這裏打點，要攔阻他的去路。不料那廝拐了此款，逃去無蹤。此番我到此地，正是專爲這件事！」沛之道：「不知訪着他兩個之後，却又作何計較？」爵興道：「訪着之後，却再作區處；一兩天之內，訪不着時，我便要趕進京去。」沛之道：「莫非也爲這件訟事麼？」爵興道：「正是！舍親從前曾經結識一個翰林，此番打算去託他！」沛之道：「令親到底爲了甚麼訟事，值得這般張皇？不知這件事，與老兄有關涉沒有？」爵興道：「便是帶着些干係，方纔這般張羅。」沛之道：「令親的訟事，得直不得直，尙未可定；但是弟有一句話要奉告，只是礙着不便說得！」爵興連忙道：「弟正要請教，有甚見教的話？但求直說！」沛之道：「弟以氣色而論，老兄百日之內，恐怕不免有牢獄之災。此番進京，只恐怕恰要碰上。弟學就了風鑑，並不是同江湖上的一般，信口亂道，一味恭維；却歡喜教人趨避。」

！爵興道：『弟不進京亦可；只是舍親所託的重要事件，不由得不走一遭！』沛之道：『足見老兄高義！但弟既與兄有杯酒之歡，不忍坐視，不敢不知照一聲。倘到京之後，不幸弟言竟驗，那時後悔不及了！』爵興沈吟道：『蘇兄高明，不知這回到敵省去，可能教舍親一個趨避之法？』沛之道：『這事要見機而作；弟向來好行方便；能出力的地方，無有不出力設法的！』爵興大喜道：『如此弟修書一封，託兄帶到省城，投交舍親，自有招呼。』沛之連忙謝過。爵興又問道：『依兄指示，弟且不進京；但不知暫時躲避，要往何方的好？』沛之道：『兄若不辭跋涉，總要離了廣東纔好。依弟愚見，不如往湖南暫避幾時。兄若肯去時，弟長沙那邊，有一位相好朋友，可以寫一封信交兄帶去，自然有了招呼！』爵興大喜拜謝。當夜各各歸房歇宿。

到了次日，爵興先送一封信來；沛之也給了爵興一封信。兩人又談了幾句，爵興便到黃元合，尋看李阿添等，告訴他們說：『梁天來已經過去了，但是我遇見一



位風鑑先生，曾經見過他，決定他不久就死。如今你們等在此處，也是無用；不如早點回去，代我拜上大爺。因爲那風鑑先生，說我百日之內，怕有牢獄之災，教我到湖南暫避。我等過了百日，自然回來！」李阿添等只得應允。

爵興出了黃元合，打算去尋劉千總，因想起蘇沛之「牢獄之災」的話，「……千總雖小，卻也是個官；況且我同他雖說有八拜之交，究竟多年不見了；不要恰恰碰上，豈不誤事！」想罷，遂不尋劉千總。先到銀號裏，打聽那三萬銀子的着落。誰知已被喜來盡數提去了。信步走回寓所，又與沛之商量。問：「同伴的兩個，可同去否？」沛之問了尤阿美熊阿七姓名。因道：「同去也好！他兩位氣色極佳，兄同着同伴，也可以仗着他兩位，逢凶化吉！」爵興聽了，不勝之喜。當時收拾過行李，給發了寓所房飯錢，帶了沛之給的信，即日起行，向湖南長沙而去。

沛之看見三人去後，不覺拍手呵呵大笑。拉了朱怡甫，走到後進一間小樓之上，去尋一個人。看官！你道他尋的是誰？他尋的不是別人，正是受了九命奇冤，要

進京去御控的梁天來。

原來梁天來因爲新任兩廣總督到了，去告過一狀，未准，因此立定主意，一心要進京御控。又因連年訟累，雖未傾家蕩產，卻已鬧得積蓄毫無了。偶然想起一位世交，係父親朝大在時，曾經合夥做過磁器生意的，姓蔡，名喚顯洪，福建人氏，爲人十分豪爽。近日剛從福建來到廣東，不如去同他商量；或者將沙田割讓，或者將糖行盤頂，想來他還可以承受。想定了，就走到顯洪處，告知來意。顯洪道：「賢契受了這場大冤，御告自是正理！但是一層，雖然乏了使用，卻只可暗中打算，萬不能賣產變業。須知凌貴興這廝，耳目衆多，一經變產，他必定知道。賢契同他他是至親，府上光景，自當了然。雖然連年受了訟累，卻還不至於變產。這一節他豈不疑心！萬一他料定了你進京，豈不要又在路上生事！尊翁當日，和我合夥做磁器生意；到收盤時候，還有未曾收清的帳。那時我有事回福建去了，幾年不曾料理得清楚。今番我是從海道來的；走過澳門，便上去尋着當年交易的洋商；把那宿帳

收了來，共是四千銀子。我們兩家，每家派着二千。此刻賢契要用，就請四千一併拿了去！」天來道：「這筆款項，當日似乎已經算清的了；既然老伯處又收得回來，只好拜領名下應得之款。那有四千都歸了小姪之理！」顯洪道：「此時賢契等用，只管拏了去；等到將來大冤伸雪，生意興隆的時候，再還我也未遲！」說罷，檢出那一張匯單，雙手遞與天來；天來那裏敢受，還是再三推辭；顯洪再三相讓，天來方纔受了。拜辭要行，顯洪又再三叮囑慎密行藏，珍重而別。

天來懷了匯單，來訪程萬里，告知顯洪贈金一節。萬里也自歡喜。兩人商量慎密行藏之法。萬里道：「這個容易！兄這幾天只要少出外，假裝做病，我天天到你行裏來一次。貴與那廝，必定有人打聽着你；知道你病了，他自然要大意些。到了幾時，你却悄悄的起行。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的麼？」天來大喜，就依計而行。又到兩處親戚地方，張羅了些貲斧。

過了幾天，帶了祈富，悄悄起身；由水路進發。一天到了南雄，投到朱怡和棧

裏歇宿。因守了蔡顯洪密行藏之教，有心要揀一個後進的房舍住下。本打算過了一宿，明日就要起行。誰知到了入暮時，祈富有事出外，恰好走至前進，却遇了喜來，也來投宿。幸得自己在暗處，不會被他看見。連忙退了進去，悄悄告知天來。天來大驚失色。忙把房門閉上，主僕兩個，默默相對，急得沒有法想。天來此時，又氣惱，又忿恨，又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此時却驚動了這一位專好管閒事的蘇沛之。

南雄地方，雖在八月，天氣尚熱。這位蘇沛之，獨自一個，走出走進的乘涼。走過天來房門首，隱隱的聽見裏面有抽咽之聲。在門縫裏一張，看見一位頹白老者，在那裏垂淚。暗想這個人好沒志氣，這麼一把年紀，還學那小兒女呢！伸手輕輕把門叩了兩下。只聽得裏面答道：『是送茶水的麼？這裏不要了！』沛之道：『不是送茶水的；我是同寓客人，閒着沒事，特來拜訪的！』天來聽得是個外路口音的人，方纔開了門；讓沛之進來。又叫祈富把門關上，方纔請問沛之貴姓。沛之兀自

疑心。通過姓名，轉問天來。天來隨口答道：「姓張！」沛之道：「張兄想是初次出門，所以旅舍岑寂不慣！」天來嘆了一口氣，并不回答。沛之又道：「不知張兄從何處到此？又將何往？」天來道：「本想是要進京，此刻却走不成了！」沛之道：「莫非缺少盤費麼？」天來道：「盤費倒不缺少；只是今夜便有大難臨頭，恐怕不能再出這朱怡和的門了。」沛之大詫異道：「大難臨頭，何以能先知？既然先知，何以又不設法避過？却只在這裏垂淚，難道這大難可以哭免的麼？」天來道：「誰不知道設法躲避呢？但是這個禍事，進門之後，方纔得知，那裏措手得及？」沛之聽了，不覺納悶。暗想這個人言詞閃爍，到底爲着何事？難道這店裏有人要殺他麼？忽聽得天來長嘆道：「我死不足惜，只是七旬老母，未盡孝養之道，九命沈冤，未曾伸雪，好叫我死難瞑目也！」沛之聽了，忽然立起來道：「我知道了！」也不知他知道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梁天來度嶺走長途

林大有書房獻密計

却說蘇沛之聽天來說出「九命沈冤」四個字，便直立起來道：「我知道了！據兄所說，兄不是姓張。」天來嚇得目瞪口呆，自悔失言。沛之道：「兄不必着急！這件事弟在北京，已經聽人說過了；說廣東有這麼一個冤案。兄既是冤主，爲着甚事到這裏來？今夜又有甚麼大難臨頭？不妨告訴我；或者我可以助兄一臂之力，也未可知！弟生平最歡喜的，是代抱不平。」天來見沛之義氣勃勃；又是外省口音，料來不是貴興一路的人；況且已經被他識破，勢難隱瞞；只得把打算進京御控的話，約略說了一遍。又把祈富遇見喜來的話告知。沛之道：「他打發人趕來做甚麼呢？」天來道：「此人與弟有不兩立之勢；這回知道弟要御控，打發人趕來，必無好意！」沛之沈吟了半晌道：「喜來是凌貴興的甚麼人呢？」天來道：「是一個服侍

的小廝，近來很以心腹相待的！」沛之道：「不要緊！我來同你設法！」說罷，起身出去；不一會，帶了棧主朱怡甫來。指着天來道：「這是一位窮途落難的朋友，請你另外找一個秘密的去處，給他住下。這是個與人方便的事，諒來總可以商量！」怡甫道：「可以可以！這當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供一位財神菩薩，向來是不住客的；可以搬到那上面去。」天來再三致謝。怡甫即刻叫了茶房，七手八脚，將行李物件，都搬到小樓上去。沛之怡甫，別了出來。此時尙未交二鼓，秋熱正盛，一衆寓客，都在客堂上散坐。喜來也雜在裏面。沛之本來是住了多天的客，寓客之中，多半都認得的了；只揀面生的看去。看到喜來，便猜着了幾分，因靠在他旁邊坐下。故意拉拉扯扯，同那些寓客談風水，談算命，談卜卦，談相面。

看官！這幾行事業，是中國人最迷信的；中國人之中，又要算廣東人迷信得最利害。所以蘇沛之專門賣弄這個本事，去戲弄別人。我想蘇沛之這麼一個精明人，未必果然也迷信這個；不過拏這個去結交別人罷了。當下沛之談得天花亂墜。內中

有兩個請教過的，又極口誇讚他靈驗。喜來聽得熬不住，也要請教他相面。沛之先問他貴姓。他說姓凌。沛之把他打量了一番，卻搖頭不語。喜來再三請教。沛之道：『尊相有點與人不同的去處，不便說得！』喜來道：『但肯見教，何妨直說呢？』沛之又再三遲疑了一回，又取他的手掌來，就燈下細細看了，還只是搖頭，不肯便說。喜來再三相央。沛之道：『說了可不要見怪！尊相奴僕照入印宮，主出身微賤。只這一句話，對不對？要是對的，我便說下去！不對，就免談了罷！』喜來道：『對對！對極！對極！請見教罷！』沛之道：『後福却是不淺；並且發財就在眼前。但只一層，氣色上面，却吉凶相混。財氣已經旺極，却又有一重晦氣罩住。這一重晦氣，不是疾病，便是官刑，最要小心提防！雙眼底下，有一條陰隲紋，將近要現出來了！幸而還沒有出現；倘現了出來，那就一生衣祿，都無望的了！』喜來道：『甚麼叫陰隲紋？怎樣可以叫他不出現呢？』沛之道：『這個就叫「修心補相」了！這陰隲紋，並非人人都有的；總是做下了惡事，方纔出來。老兄做過惡事



不會，我可不知道，但是這條紋已經隱隱的在皮內，將近要現出來了！」一席話說得喜來目定口呆。暗想這位先生，莫非是神仙。

當下敷衍了幾句話，先自回到房裏去。拏出一面小鏡子，自己對着看，卻只看不出來。躊躇了一夜。想『沛之的話，一點也不錯。他說我發財就在眼前；此刻三萬銀子，却現成的在我手裏；他說我有晦氣，不是疾病，便是官刑，想來大爺連年打官司，幹下那種大事，不定一朝碰了個清官，要鬧到不得了。那時我當家人的，只怕也要運累。他又說我甚麼陰隲紋將要出現，我這回到南雄來，本來是要收拾梁天來一命的；明天認真要辦了這件事，梁天來豈不要死在我手裏！那時那陰隲紋只怕要現出來了。倘使不辦，回去又如何回報呢？』左右盤算，總想不定一個主意。想到了五更頭上，忽然打了一個絕念道：『不如應了那先生發財的話，起了那三萬銀子，走到別處去罷。我放過了梁天來，也算是做了好事！』想定了主意，便不能再睡。打算拿了三萬銀子，到那裏去？怎麼安置？怎樣做個事業？一直盤算到天明

。梳洗已畢，等到同寓衆人都已起來，便去尋蘇沛之說話。把自己的行蹤瞞過，只道出來經商，要求沛之指教走那一路的好。沛之道：『江西省城，便是個富庶之地，到那裏去最好！』喜來此時，看得沛之如同神仙一般。聽見他說南昌好，就定了主意，走南昌。當下別過沛之，到銀號裏取了那三萬銀子；又換過一家銀號，轉匯到南昌去。忙了半天，十分困倦。回到棧裏歇息，不覺就睡着了。及至醒來，已是下午。就叫棧裏的人，代僱定了車馬，准備明日一早長行到南昌去。一面又算清了旅費；又取出爵與給劉千總的信，用火燒了。

到了次日，果然動身去了。臨行，還來和沛之作別。沛之不免也周旋了他一番。等他去後，沛之即叫過自己一個同伴的來。叫他遠遠的跟着喜來。他到了南昌，住在甚麼地方？做些甚麼事業？隨時要寫信來通知；又給了盤纏。那同伴的領命去了。

沛之便來報與天來。天來十分感激，便要動身。沛之道：『此刻且行不得！喜

來雖然去了，他一定還有爪牙羽黨在這裏。梁兄且多住幾天，等他的羽黨散了，然後從從容容的動身，那就一路太平了！並且這個也不是趕急的事，不在乎此幾天功夫呀！」天來也以爲然。因此就在朱怡和耽擱下了。

過了些時，區爵興趕到，也被沛之說的走了。當下拉了朱怡甫，尋到了小樓之上。見了天來，呵呵大笑。告知原委，天來十分感激。便擬定明日動身。沛之道：「喜來那廝，是從旱路走南昌的。梁兄明日過嶺之後，可由水路前去，可免路上遇見！」天來一一應命。

到了次日，天來收拾過行李，要動身；去尋沛之告辭。誰知他已經在天尙未明的時候，動身到省城去了。天來不覺暗暗稱奇道：「難道這個人專爲幫我忙而來的麼？一向這等殷勤，何以到了臨走的時候，却又無言而去呢？」只得回帳房裏同朱怡甫告別。說起沛之已經動身，未曾送他一送，甚爲抱歉的話。怡甫道：「我看此人，行爲舉動，不是等閒之輩。他到這裏，住了一個多月，專門打聽些官司事情；

不然，他早就走了，因為遇見梁兄，他又耽擱下來。直到昨日三更時候，他忽然來結算房飯錢；說今天要走。今日天還沒亮，我還沒起來，他已經走了。豈不奇怪！』天來聽了，很是詫異。別過怡甫，登轎起程，望北京而去不提。

却說蘇沛之當日出了朱怡和，一路上不免曉行夜宿。一日到了省城，尋個客棧住下。安頓好行李。就到三德店來訪貴興。誰知貴興已回譚村去了。沛之僱了船，到譚村去訪他。恰好貴興在家，集了一衆強徒，飲酒議事。原來到南雄的李阿添、甘阿定……等六人；到贛州關的凌美閒……等六人；到和平嶺的林大有……等七人；及到韶州的簡勒先……等；都已陸續回來。貴興得知爵興到湖南去了，好不煩惱；恐怕早晚有事，沒個人商量。宗孔使道：『何必一定要他纔好商量呢！現成我們的一大班人，一個人出一個主意，怕還及不到他麼？姪老爹，我勸你少相信他點罷！他看見我們這裏事急了，天來告御狀去了，他却先輕輕的到湖南去躲了。你說這種人可靠得住麼？』

貴興正欲回答，忽報有一個人，帶了區表爺的信來求見。貴興忙叫請進來。不多時，果然踱進一人。貴興擡頭看時，只見來人生得相貌堂堂，儀表不俗。見了貴興，舉手爲禮；貴興連忙還禮讓坐。通過姓名，沛之取出爵興的信遞過去。貴興拆開看了道：「原來舍親到湖南去，就是由先生指示的。先生這般高明，以後諸事，都要請教的了。」沛之不免謙讓了幾句；貴興便命洗盞更酌。又叫沛之遍看衆強徒的相貌。沛之隨口說了些恭維的話。單看到了林大有，便許爲一時豪傑，誇獎的不得；鄭重的請教了姓名。林大有也覺得顧盼自豪。等酒筵散了，貴興便邀沛之到書房裏去細談。貴興道：「先生在南雄，便遇見舍親，想來我與梁氏那一案，先生早就知道了！但這回梁天來進京御控，不知可有大概？望先生指示！」沛之道：「這是凌兄過於煩心了！君門萬里，談何容易，便可以御控！何況梁天來弟曾見過，那人衰頹已極，晦氣滿面，一定不久於人世的了！莫說御控，我看他的壽命，只怕還不及到京呢！」貴興大喜。正要回言，林大有忽然闖了進來道：「我想出一計，

叫大爺放心！莫說梁天來未必告得准，倘使告准了，欽差那邊還好打點；甚或至於打點不來，我還有一條妙計，叫欽差也束手無策！」貴興又大喜。忙問：「是何妙計？何不早說！」

不知林大有說出甚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探案情沛之入虎穴

擬行賄李豐走江西

却說林大有獻計道：「此刻爵興已經到了湖南；喜來又沒了着落；萬一天來果然告准了御狀，派了欽差前來；若等欽差到了，方纔打點，那就遲了。萬一打點不來，豈不是「束手待斃？」此刻務必先派一個人到江西路上去等着，等欽差過境時，就在那裏打點。打點妥當了，自然就安然無事。萬一不妥，即刻飛馬回來報信，

我們預先僱定了海船，一聲警報到了，我們就乘船出海。近的就到澳門，遠的不妨到新嘉坡去走走。管叫他欽差也無法可施！」沛之拍手道：「此計大妙！然而我看沒有打點不來的欽差。俗話說的好，「黑眼睛看見了白銀子，」那裏有不動心的道理呢？」貴興道：「只是到江西去的人，要靠得住，派那個去好呢？」大有也在那裏躊躇。想了半天，沒做理會。貴興又和沛之談天，談命，談相，混了許久。又要沛之卜這回訟事的吉凶。沛之口似懸河的談了好一會。只樂得貴興手舞足蹈，相見恨晚。

當日便畱下沛之，要同他商量對付梁天來及欽差之法。晚上又置酒相待。談到投機之處，沛之閒閒的問起從前打官司的事。貴興是取出歷來的案卷，給沛之看。沛之看一卷，問一卷；同他行賄多少；過付何人；看到蕭撫院的一卷，就提及李豐。貴興猛然想起到江西去打點欽差的，非李豐不可。當下就畱沛之在家歇宿，約定明日一同到省城去。沛之樂得應允。兩人又談至更深，方纔安憩。

次日早起，貴興打發衆強徒先散去；約定在省城相見。便約了沛之，叫了船隻，直到省城；一同到三德住裏。貴興先叫人去請李豐；不一會李豐到了；貴興先介紹與沛之相見，彼此通過姓名。貴興便叫置酒相待。因笑着說道：『我今日一來與蘇兄接風，二來與李兄餞行！』李豐訝道：『弟並不出門，甚麼餞行？』貴興笑道：『少不得要煩你出一輪門！』李豐道：『原來又是你的差使，但不知爲了何事？』貴興道：『這件事只怕你未曾知道；知道了，只怕你也吃一驚！可知道這番出門，說是我的事，其實也是你的事！』李豐道：『到底是甚麼事？要說就說，何苦這等藏頭露尾的呢！』貴興大聲道：『梁天來進京御控去了！倘控准了，澈底根究起來，怕不牽涉着你麼？』李豐驚道：『當真的麼？』貴興道：『誰哄你來？不信還有這位蘇兄遇見他的呢。』李豐道：『他就有這麼大的膽量？』貴興道：『他有了膽量，少不得我要顯神通；故此要煩你走一趟江西，就在那裏等着。倘是他告准了，一定派欽差來查辦，你在那裏迎着欽差去打點。至於上下使費，要多少是多少』



！』李豐道：『何不直到京裏去打點呢？』貴興道：『唉！我何嘗不想來！先是叫喜來帶了銀子，到南雄打點；又帶了區舍親的信，給那裏的劉千總；叫他從中斡旋，要在路上截他去路，硬栽他一個罪名，就在那裏把他辦了。……』李豐道：『這就很好了！』貴興道：『自然是很好！叵耐喜來那廝，忽地裏變了良心，把銀子拐走了；直到此刻，仍舊沒有下落。……』李豐拍案道：『糟了糕了！』貴興道：『後來得了這個信，我又託區舍親帶了銀，到京裏去打點；好得我京裏有一個熟人，就是從前住在我隔壁的陳翰林，要想託他打點。……』李豐道：『不好了！一定上當了！』貴興道：『甚麼上當？』李豐道：『你且說下去！』貴興道：『不想區舍親走到南雄，遇了這位蘇兄，蘇兄精於風鑑，說舍親百日之內，當有牢獄之災，不宜進京；所以區舍親又避到湖南去了。昨日他托蘇兄帶來一封信，說等過了百日之後，仍舊要到京裏去。話雖如此，恐怕三個多月之後，事情或有變局，所以要煩你走一次江西！』李豐道：『幾時去呢？』貴興道：『自然要早點去！總是我們等他

，他總不來等我們呀！」李豐道：「到得太早也無謂；不如我今日回去，託了摺差，叫他到京裏時，要緊代我們打聽梁天來告起了不會。一打聽得是告准了，即飛速回來給信，我這裏再動身未遲！」貴興道：「恐怕來不及了。」李豐道：「儘來得。及！你須知雖然告准了，都察院還要問過兩堂。他這一告，是從慕德里司巡檢告起，一直告到兩廣總督。這等重大案件，問過之後，還要奏聞請旨；還要等皇上派欽差；欽差奉過了旨，還要請訓；不定還要奏派隨員，然後出京。那裏會來不及呢？但是這番區令親不進京去，是一件天幸的事。你方纔說的甚麼陳翰林，可是那個被議過的麼？」貴興道：「正是！」李豐道：「這個人是個騙子呢！其實被議的陳翰林，早已死了。這個人是陳翰林的兄弟，冒了他死哥哥的名字，出來打抽豐。不然，我不知道，因為陳翰林在京的時候，同蕭中丞相識；他死的時候，中丞已經奠儀都送過了。這個人冒了名，到這裏來，還冒冒失失的送給中丞一付對子，一本殿試策，中丞大爲詫異。說陳某人怎樣又活過來了？叫人去打聽，知道是假冒的。便傳

了首縣，交代要拏他。幸得南海縣和他是同鄉，打聽得他本人也是個秀才，因此代他討了情，不曾拏辦；只叫他趕緊自行回籍。這個人此刻未必在京。倘使在京，托了他豈不誤事！」貴興跌足過：「你爲甚不早点說？我上了他的當也！」李豐道：「令親不會進京，有何上當？」貴興道：「你有所不知，我先上了當了！」說罷，就把買關節的事，一五一十詳細告知。李豐拍手大笑道：「虧你不惶恐，還是個納監讀書的人呢！連這個訣竅都不懂得！」貴興愕然道：「這裏頭還有甚訣竅？」李豐道：「凡科場的事，做起毛病來，無論請搶，關節，沒有先送錢的；只寫一張借票。譬如你那一年是丙午，那張借票，只寫因場後需用，借到某人銀多少，言明幾日歸還；底下注明丙午科舉人某某。等中了之後，他憑票來取銀，你可不能賴；倘使不中，他却不能問你！」貴興道：「爲甚不能問呢？他要撒賴起來，到底是自己出的筆據呀！」李豐道：「你真是個獸子！倘使不中，你可不是丙午科舉人了呀！」貴興拍手道：「原來有此妙法。我從此之後，又長進了一個學問了！」兩個人只

顧滔滔而談。沛之在旁邊聽了，却暗暗好笑。

說話之間：酒席已備；於是貴興起身讓坐。飲酒中間，貴興無話不談。沛之也跟着敷衍。又談了些星命的話，隨意把貴興恭維了幾句。貴興又手舞足蹈起來。又約定了日子，要請沛之去看風水。沛之答應過。李豐也翹着要沛之看相。沛之也敷衍過了。又談起去江西之事；沛之便問打算如何打點。李豐道：『這是隨機應變的事，一時也預算不來。但不知祈伯肯破費多少？』貴興道：『我已經說過，任憑多少，我無有不從的！』李豐道：『這個也只要打票子，不必要現銀。你不要像在肇慶那一回的笨做。那位連太尊也是利令智昏，任憑你大挑小擔的銀子，往衙門裏送。這個叫外人看見，像甚麼呢！』貴興道：『但不知那一家銀號通江西的匯兌？』李豐道：『你又馱了！這裏城省的票子不好用麼？那欵差左右，是要到這裏來的；難道他得了你的好處，就在江西回轉麼？』沛之道：『依我的愚見，李兄還是早點動身的好！那梁天來此時，怕已經到了京了。准不准就在這一兩天裏頭。要等摺差

打聽了回來，恐怕真個要來不及呢！」貴興屈着指頭算一算道：「不錯！虧得蘇兄提一提。若等摺差打聽了回來，一定誤事，還是趕緊動身罷！」沛之又道：「李兄氣色極佳！今年又交入印堂運，這一步運最好。這番到江西去，不定還有意外的喜事呢！」李豐道：「既然如此，我就去罷！」貴興道：「幾時走呢？我好預備票子。」李豐道：「明天就走，是來不及的；後天走罷。」貴興大喜。當下又飲了一回，方纔散坐。沛之便要辭去，貴興苦苦相留。沛之只說有事，改日再來奉訪。貴興問了住址，又送過十兩銀子，說是相金。沛之那裏肯受；辭了出來，回到客棧。自己幹他的正事去了。

貴興送過沛之，仍舊同李豐談天。商議定了，打多少票子。貴興又告訴了他林大有的計。李豐道：「這一着打算，倒也是必不可少的好；情願備而不用的好！」貴興也點頭稱是。李豐別去；約定貴興明日送票子來，貴興答應過了。到了明日，果然備齊了票子，又另外二百兩銀子盤費，親身送到。李豐收過了，貴興方纔回店。

再過了一天，李豐動身起行。貴興親自送了一程，再三叮囑：「萬一事情不妥，務當趕急先回！以便早作遠遁之計。……」李豐答應了，揮手而別。

貴興回到店裏，便叫人請了林大有來；同他商量僱定海船一事。大有道：「這番一走，衆弟兄都要跟着大爺走的。大爺又要帶家眷，一隻船恐怕還不夠；我們何妨僱他兩隻。一隻大爺坐了，一隻衆弟兄同坐。我仔細想過，到澳門還不妥；當必要到新嘉坡去。就便可以帶點貨物，大爺在那邊，就可以開一家行店起來。」貴興道：「帶貨開店，還是後事，先要僱船要緊！」大有道：「這個容易，待我明日就去問了船價來。」說罷，別去。貴興忽又想起蘇沛之，便叫人按着他所說的住址去請來。

不知請了沛之來，有甚事商量？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 林大有平空被捕

## 凌貴興黑夜遭擒

却說貴興叫人去請沛之；去了許久，回來說：『那蘇先生只在客棧裏寄存行李；寄了兩天，就來搬去了。問他搬到那裏，客棧裏的人也不知道。』貴興甚是疑惑。想道：『他要到這裏行道的，莫非已經租定了地方搬去了？』因交代店夥們，留心看街上各處，有蘇沛之命相的招紙沒有；倘是有時，看他住在那裏。店夥答應去了。貴興還望他自己再來，誰知等了幾天，毫無影響。便是託他去僱船的林大有，也絕跡不來。便叫人到北門外林聚仙館去請他來。去了一會，只帶了聚仙館的一個夥計來。說道：『林大有那天從大爺這裏回去，正要去僱海船，却來了兩個南海縣差，拿了硬簽來提了去。問他是甚麼案子，也不肯說；送他茶費，也不肯受。說是本官立刻要人，不能延遲的；沒奈何只好跟了去。直到今天，還沒有回來。我們到縣裏去打聽，也打聽不出一個消息。』貴興聽了，大驚失色。先打發那夥計回去。

馬上叫人去找了簡勒先，黎阿二，兩個來。貴興對二人說道：『林大有不知爲了甚麼案子，被南海縣捉去了。你們兩個，衙門裏熟悉些，趕緊去打聽來。千萬要打聽是我的案子不是！』二人答應去了。

貴興十分着急。恰好宗孔到了；貴興便告知此事。宗孔道：『姪老爹放心！要是我們的案子，沒有單單捉大有一個人的道理！我看總是他私販煙土的案發作了。』貴興終是不放心，縐着雙眉，在那裏長吁短嘆。忽然跌足道：『斷不是私販煙土的案；要是那案時，他那林聚仙館早封了。』宗孔道：『任憑他甚麼案，總不是我們這一案；我敢保的。此刻天來又進京去了；若說他告准了呢，欽差也來不及那麼快！這裏又有誰去告發呢？』貴興聽了，略略放心。等到入黑時候，簡黎兩個來了。搖頭說道：『打聽不出來！』貴興道：『你們裏面沒有熟人麼？』勒先道：『連衙門裏的人，都不知道，這纔無從打聽呢！那天提了進去，並不問話；就牽了內諭，叫釘起鐐銬，收入內監。』貴興大驚道：『這是一個重案了！爲甚麼不問話呢？』



這件事實在可疑！」勒先道：「還有下文呢，昨天晚上，本官就在簽押房裏，叫提去問話。及至提到時，却只問得一句：『你就是林大有麼？』」大有答應了一聲「是！」本官只點了點頭，便取出一封申文，交給兩個似家人打扮的人，連大有一並帶了去；也不知是那個衙門裏的。南海衙門裏的人，本來有兩個和大有相好的；向那兩個人，問問他帶到那裏去。誰知他兩個只惡狠狠的瞪了一眼，一言不發的就去了。他們也不敢跟着走；所以此刻大有這個人在那裏，也不知道。」貴興聽了，越發疑心起來；鬧了個坐立不安。向來可以商量的，只有一個區爵興，如今又到湖南去了；除了爵興，只有林大有可以商量大事，此刻又鬧出件事來。真是「手足無措！」勒先使道：「我們破了今夜工夫，去打聽罷！從府裏問起，一直問到制臺衙門，總有一處着落的！」貴興便道：「事不宜遲！快去罷！」二人答應去了。

這裏貴興急得同熱鍋上螞蟻一般。宗孔道：「姪老爹何苦代他擔憂！這個叫做「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呀！」貴興道：「這件事來得離奇，我總怕就是我們那一

案！』宗孔道：『這個又是白操心，我敢保得一定不是的。要是我們那一案，爲甚單單捉了他去？這一定是他自己犯了甚麼罪，被人告發了，鬧出來的。』貴興猛然想起，爲甚不去打聽他那一個原告呢？得了原告主名，就可以有點頭緒了。

當夜等到三更時候，簡黎兩個，氣喘吁吁地回來了。阿二說說：『這件事很離奇！府裏打聽過沒有；道裏也沒有；只有臬台衙門裏，有點影響；却還不甚實在。打聽裏面的人，都不知道。只曉得昨天晚上，裏面打發兩名家人，帶了一個札子出去；也不知道是到那裏去的。不多一會，就帶了一名犯人回來；也不問話，也不收監；一直帶到裏面；也不知道安置在甚麼地方。直到今日，也沒有消息。想來這就是大有了！聽說這位新臬台，十分嚴正。此刻衙門裏的人，一個個的都懷着鬼胎呢！』貴興訝道：『怎麼幾時換的新臬台？姓甚麼？』勒麼道：『大爺怎麼還不知道？是前天接印的。焦臬台已經調了浙江了；新臬台姓陳。』貴興道：『我這幾天，心亂得很。連轅門抄也沒有，所以不知道。我們倒要打點打點，送個禮去。將來也

好有個照應！』說到這裏，忽然又想起爵與李豐都不在家，沒有人會鑽這個門路。想到這裏，不覺躊躇了一陣；却只想不到這麼一個人來。因對勒先道：『明日再到縣裏去打聽，林大有是那一個原告？』勒先道：『還等大爺費心呢！代書門稿，那裏不打聽過來；却只查不出那個的原告。』貴與聽了，愈加憂疑道：『莫非有人攔輿？』勒先道：『攔輿也應該有人知道。』阿二道：『莫非原告是告到臬台那裏去的麼？』勒先道：『不錯不錯！今夜來不及了，明日一早去打聽罷！』當下兩人和宗孔，就在三德店安歇。只有貴與，一夜不曾合眼；那心中猶如轆轤一般，憂這個，慮那個；越想越害怕起來。想不如僱了海船，趁早走了罷。想到了天亮，就坐起來。先叫醒了宗孔，告訴他要逃走的意思。宗孔道：『姪老爹爲甚只管擔這個心！那裏就是爲了我們的案子？如果是我們的案子，大有捉去好幾天了，爲甚還不來捕提我們呢？』宗孔這句話，却說得頗在理上；貴與聽了，略略放心。不一會，勒先也起來了；梳洗過後，也不等黎阿二，獨自一個人到臬台衙門打聽去了。

貴興這裏，又想起蘇沛之；叫人四面八方去找尋，却那裏尋得出來。貴興思量，他想到別處去了，也就放過。直到了晚上，勒先方纔回來。說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纔得了一點眉目；這件事，闔署上下，除了桌台自家知道，就是當日到南海縣去提人的兩個家人，也只知是個要犯，究竟不知爲了何事；也沒有個原告。連裏面的師爺，也有許多並不知道有這件事的。我們大家測度了一天，想是這位桌台，久已知道大有這個人，這回是訪拏地痞捉去的。聽說一直提到內宅裏去，並不寄監。這件事只怕不小！不然，從來也沒有這等辦法的。』貴興道：『我們總要想個法子，救他出來纔好！』宗孔道：『這又何必呢！他這回事，又不是我們帶累他的！』勒先道：『此刻要救他，也沒有個下手的地方；只要盼他犯的不是死罪，就好商量了！』這裏正在議論紛紛，却好簡當葉盛也到了。他二人同林大有最是相好，也爲得了信，特地來商量的。簡當道：『我打聽得是新桌台訪拏地棍，開了一張名單，交給兩縣，內中頭一名，就是大有！』貴興忙問道：『下餘那些，都是甚

麼人？」簡當道：「下餘那些，却不知道；只知一共有十二人。現在連大有已經擊到了七個；可是那六個都是寄在縣監，只有大有提到司裏去。不懂是甚麼意思！」宗孔拍手道：「姪老爹！這回我的話怎麼了？我說與我們並不相干的呢！」貴興道：「你兩個，可有甚麼法子，可以救得他出來呢？」葉盛道：「此刻只有先到監裏打點打點，免了他受苦。再作道理！」勒先道：「你還不知道，他并不在外監，也不在內監裏呢！」葉盛訝道：「不在監裏，在那裏？難道請他在花廳裏坐坐麼？」勒先道：「豈但花廳裏，還在內宅呢！」簡當葉盛聽了，又是一番疑慮。勒先等聽說是訪擊地棍，不免又懷着鬼胎。只有貴興略爲放心；自以爲是個讀書人，斷不至於派在地棍之內。既是訪擊地棍，或者不涉到自己一案；因此心神定了一定。只是從此日日叫人去打聽大有事。爭奈總如「泥牛入海」一般，永無消息。起先幾天，貴興到店還有點疑懼。過了些時，雖然探不出大有消息，却也沒有別的動靜；慢慢的就把疑懼的一念，全行忘懷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又過了兩個多月。此時正是冬月中旬，忽然接到李豐從江西專差飛報的一封信。貴興連忙拆開看時，上寫着：

「欽使已抵江西，仍是前督孔公。幸副使爲家叔，得以進言。款已收受，允爲通融辦理。足下宜先邀集衆人，練習口供；并多邀鄉佑耆民作保。此乃家叔切囑，至要至要！僕刻隨侍家叔，當與使節同來也。」

貴興看罷，大喜道：「我看今番梁天來再奈我何！難得欽差恰是李豐的令叔，這回差他去得着也！」於是重賞了來人，約了一衆強徒，到譚村去商量口供。因爲省識耳目衆多，而且凌氏衆人，多在譚村；只得要「移樽就教。」當日齊集裕耕堂上，少不免又是肥魚大肉，供養起來。又邀了村中幾個有年紀的人來，央他們作個保證；每人先送銀十兩，許了事後再當重謝。一衆都是村中窮民，見有了銀子，自然一個個都點頭應允。聚議到晚，方纔別去。貴興又與衆強徒商議口供。次日又商議了一日，衆強徒本要別去；因爲貴興高興，要設筵預賀，衆人就一同住下。到晚

上又轟呼牛飲起來。正在酒興暢酣時，忽聽得門外一聲砲響，四下裏火把齊明，擁進一羣人來。嚇得貴興手足無措。

未知來的是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下監牢強徒納悶

自出首李豐獻謀

却說貴興等輩，歡呼暢飲，要預賀官司得勝。正在興高采烈時，忽然一聲砲響，門外擁進多人，嚇得貴興直站起來。衆強徒一齊出席。定睛看時，來的人分明一個個都穿着號衣，那號衣上是「韶州總鎮親兵」六個字。貴興又是驚慌，又是疑惑；正不知是甚禍事。又見那些親兵，一個個的都是綽刀在手，走了進來。不問何人，見一個，捉一個，捉住了就銬起來。一衆強徒，出其不意；又見來勢凶猛，不覺

的都俯首就縛。那裕耕堂本來是一所五開間的大廳，此時也擁擠不開，竟有人滿之患了。隨後躡進來一個戴水晶頂子的官兒，戎服佩刀，便問：「都拏下了沒有？」衆親兵答道：「都拿下了！不會走了一個！」那官兒使叫到裏面去拿犯眷。當卽有幾名親兵進去。不一會潘氏楊氏應科及婢女四名，都銬了手出來。那官兒取出一張單子，站在當中，點起名來。凌貴與自然是頭一名；其餘便是凌宗孔，凌美閑，周贊先，李阿添，尤阿美，態阿七，甘阿定，簡當，葉盛，凌越文，凌越武，凌越順，凌越和，凌宗孟，凌宗季，凌宗孝，凌宗和，凌其譽，凌海順，凌柳郁，凌柳權，凌潤保，凌潤枝，黎阿二，簡勒先，蔡順。那官兒點過名，又看着那單子問貴與道：「還有一個林大有，一個區爵興，一個喜來，那裏去了？」

貴與此時，已是面無人色，心中暗想這是那裏說起；莫非是梁天來那一案。然而李豐來信，明明說是欽差收了禮，爲甚還下此毒手。而且說是那一案，也應該是縣差來提人；干得詔州甚事，要詔州總鎮來拏我呢？一面胡思亂想，一面心頭上小



鹿亂撞，幾乎未把那心從口裏跳了出來。所以那官兒問他，他并未會聽見。那官兒又大喝了一聲，再問一遍。貴興方纔驚定過來。答道：『林大有犯了案，被官捉去了！區爵興到湖南去了！喜來早就逃走了！』那官兒道：『是真話麼？』貴興道：『是是！不敢撒謊！』那官兒便叫押了一起男女出門去。把他那大門反鎖了，加了封條。驅趕着衆犯，走到河邊，下了快船；衆水手撐篙打槳，飛也似趕到了省城。天還沒亮，用對牌叫開城門，押到臬台衙門裏。那官兒取出一角文書投遞。門上傳了進去。不一會陳臬台升坐大堂，那官兒參見過；陳臬台將各犯點過名，分付男犯收入內監；女犯先交官媒看管。

貴興入到內監，猶如做夢一般。便問宗孔道：『叔父！我們到底爲了甚事，來到這裏？』宗孔道：『便是我正要問你呢！莫非我們在這裏做夢麼？』美閑道：『你一個人做夢，難道我們大家都做夢麼？』宗孔道：『我但願是做夢便好了；回來醒了，還是睡在自家床上，那我就快活了！』

看官！這等遭逢，猶如當頭打了個悶棍一般。怎怪得他們疑是做夢呢？就是看官們看到這裏，也是莫名其妙；也要疑惑悶氣。待我先把這件事補了出來，破了這一個悶罷。

原來梁天來自從度了南雄之後，一路上並無阻礙。到了北京，便到都察院去投了呈詞。都御史陳式收了下來一看；見案情重大，又關礙着廣東許多官員，心中猶疑不決；所以攔了三日，尙未批出。這一日值日引見，四鼓時候，便到朝房去伺候。恰好遇見孔大鵬黃河工竣，回京復命。陳式想起天來呈詞內，有「某年月日由兩廣總憲孔審明在案」一句。因對大鵬談及。大鵬驚道：「這個案還未結麼？」陳式道：「天來現在來京御控；兄弟因為這案情太大，牽涉的人多，所以未曾批出去！」大鵬道：「趕緊批！准了入奏！這是兄弟親自提訊過，毫無遁飾的。不知後來怎樣翻了。不能爲牽涉人多，就把這個重案攔起的。」陳式道：「再商量罷！」大鵬道：「不必商量，就入奏請旨就是了。貴院不奏，兄弟明日就越俎了！」嚇得陳式

咕咕連聲。不一會，裏面叫起，二人方纔住口不談。

散朝之後，陳式回到都察院，趕忙就把天來的呈詞批准了。又委了兩員御史，把天來傳到案下，問過口供，與呈詞上無異。連忙就草了摺稿，連夜騰正。到了四更時候，便去呈遞。雍正皇帝看了這一本，不覺大怒。恰好這日孔大鵬也是召見。皇帝問了幾句黃河工程的話，便問起梁天來一案。孔大鵬奏道：『此案經臣在兩廣總督任內時，親提訊實；凌貴興的是挾嫌糾衆，夥劫梁天來家；攻打石室不進，用火煙薰斃七屍八命。梁天來遍赴有司衙門控告，被凌貴興遍賄上下，以致冤沉數年，不得伸雪！』皇帝問道：『你既然訊實，爲可不結案？』大鵬奏道：『臣雖已訊實，奈案內人犯未齊，故未辦結。恰好奉旨命臣督辦河工，匆匆交卸。當時臣即以所獲人犯，交寄肇慶府監，諄囑人犯獲齊，趕即議結。嗣臣離任去後，不知如何，又被翻案，以致案懸至今！』皇帝大怒道：『廣東官吏，如此貪墨；你在任時，何以不嚴行奏參！』大鵬嚇得碰頭，不敢回奏。歇了良久，皇帝威震，又道：『朕即

命你到廣東去查辦此案。所有廣東貪墨官吏，據實嚴參，以儆官邪，而伸民怨！」大鵬碰頭謝恩。又跪過安，退出，回歸私宅。

不一會，內閣抄來一道上諭，寫着：「奉上諭着孔大鵬李時枚，往廣東，查辦事件。即帶同司員，照例馳驛前往，欽此。」又一會，門上擎了帖子來報客到。大鵬看那帖子時，正是李時枚。便叫請！

原來這李時枚便是李豐的叔父。現任典部侍郎，爲人風厲嚴正。康熙末年，他做御史，彈劾權貴，不遺餘力。因此得了廷譴。及至雍正即位，起用廢員，他使用了一個主事。雍正知道他是個嚴正君子，時時把他存放在心裏；所以不到數年，就升到了侍郎。此番因爲奉旨查辦事件，特地來拜會商量。當下二人相見，寒暄數語之後，就商量定了奏派司員四人。次日開具名單入奏；奉旨准了。兩位欽差，就即日請訓陛辭。帶了司員，並原告天來，一同出京。

一路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一天到了江西，李豐已經在那裏候久了。當欽差

未到以前，李豐就打聽得兩個欵差：一個是原審這案的孔制台，一個就是自己叔父。這位叔父是鋒鏘刺骨的一位風厲先生。京裏的權貴，見了他，也懼怕三分；如何敢去行賄。思量不如趕緊回去，告訴貴興，叫他出海逃走罷。想定了，便收拾行李，準備動身。忽然又想起：『貴興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呢！當日我也曾代他經過幾回手，澈底根究起來，恐怕終不能免。難道我也跟他逃走麼？若是不走呢，鬧到頭上來時，少不免要擔點處分。并且惱了我叔父，以後要謀一個館地也難了。若竟跟他走了，我所犯的罪，總不至於死；何苦離鄉撇井的逃到外國去呢！』想到這裏，不覺呆了。忽又回想：『貴興雖說是個讀書人，其實他的行逕，猶如市井無賴的一般。他鬧了這個重案，本來是神人共憤，天地不容的；我莫若拏了他的賂賄，到叔父那裏去出首。將來就是問到當初我曾經過手的一節，我此時已經先行出首了，自然可以免罪了。也可以討好叔父。』又想這種辦法，未免對不住貴興；因此又躊躇住。獨自一個人，心口商量了半天。到底顧全了貴興，便誤了自己；只好對不住

，也做一次的了。決定了主意，就仍在客寓守候。等到一天，欽差到了，他便走到行轅求見。門上傳了進去，李時枚發怒道：『這個人好沒分曉，我們在路上是例不見客的，怎麼這等冒昧！』孔大鵬道：『既是令姪，不是外人，就見見也不妨！』李時枚道：『他不好好在廣東，不知迎到這裏做甚？』孔大鵬道：『令姪向在那裏？』時枚道：『在蕭中丞那邊。』大鵬觸着機，想起喜來當日口供，蕭撫院那裏過付贓銀的，彷彿是姓李。因忙說道：『只管請進來見，或者這個案件的頭緒，在令姪身上，可以探聽得一二，亦未可知！』時枚聽說，便叫門上去叫他進來。不一會，李豐進來。見過時枚；又對大鵬行了禮。大鵬便讓坐。李豐重復又對時枚跪下道：『姪兒特來叔父處請罪，乞叔父饒恕了，姪兒方敢說！』時枚道：『有話好好的起來說；裝這個模樣做甚麼？』李豐方纔起來，一旁坐下。慢慢的說道：『姪兒在廣東，一時糊塗，結識了一個凌貴興。……』時枚道：『結識得好人！』李豐便漲紅了臉，又慢慢的說道：『當日不合代他經手了兩件事，後來追悔不及！近來他打

聽得梁天來進京御控，料定必要放欽差查辦。又託了姪兒，先到這裏等候；在這裏打點欽差的下程。……」時枚勃然變色道：「噫！你敢同他將了賄賂來麼？」大鵬道：「李大人且息怒，等令姪說完了，看是如何！」李豐方纔寧一寧神。又說道：「姪兒前事已經後悔，此刻怎敢再犯！因為聽得凌貴興說：「萬一打點欽差不妥當，便要浮海遠逃。」姪兒想：倘使他逃脫，這件案就永無結期；那梁天來的冤，也永無伸雪之日了！因此虛應了他，來此等候。要望欽差過境時，便出來自首。並告發貴興舉動，以贖前罪。不料恰遇叔父，得了此差；爲此特來叩見自首。求孔大人及叔父恕罪！」時枚冷笑道：「遇了我，你便自首；倘被那個欽差，怕你又不經手過付麼？」大鵬道：「此時且慢究此事。凌貴興那厮，既然預備逃走，我們先用滾單到廣東，先提了人再說！」李豐道：「不用滾單，小姪有一計，可使貴興諸人一網就擒！」大鵬大喜。就問「計將安出？」

李豐不慌不忙說出計來，却是要待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留後嗣原告代求恩

定罪名欽差結冤案

却說孔大鵬聽李豐說，是有計可以一網捕盡本案各犯。不覺大喜。便問『計將安出？』李豐道：『這案人犯，有三四十人，就是用滾單飭令番禺縣先行捉人。捉了這個，漏了那個，未必一時可以全行獲案。並且那一班，多半是江湖上的人；多少有點拳脚。事情鬧急了，不免要拒捕。不如由小姪在此寫一封信，專差一個人送給他。只說欽差已肯通融辦理，叫他聚集全案諸人，商定口供。他得了信，一定信以為真，必要聚齊諸人商議。大人隨後動身。一到了廣東境內，隨便那裏的營裏，札委他一兩棚人，遠遠跟着信差去拿人，定然可以一網打盡！不然，此刻番禺縣差，已經被貴與結交得爛熟，倘使奉差之後，故意先給他一個信，豈不要誤事？』孔



大鵬聽了大喜道：『就依世兄這個辦法，就請寫信！』時枚道：『你不要在這裏花言巧語，却是暗暗通信給他！』李豐道：『姪兒寫了信，請叔父看過再發就是！』大鵬道：『李大人不必疑心！令姪既然誠心自首，斷不如此。並且令姪寫過信後，便可留在此處，和我們同行。他又何敢呢！』當下李豐寫了信，呈與大鵬時枚看過，方纔封口。時枚便打發一個差官，扮作平人模樣，去送信。

次日，欽差起節。李豐到客寓裏，取回行李同行。梁天來自然也一起動身。天來這回御控，倒沒有怎麼大使費；所帶的盤纏，綽有餘裕。今番跟了欽差出京，他在路上，却是裏外打點。把兩位欽差，及四位隨員的家人，都結交得很要好。李豐來自首的這件事，早就有人報知了。他聽了自然歡喜。得便時就來拜望李豐，謝他照應。因此梁李兩個，相識起來。每日兩個在路上，都是一起同行。

不日來到韶州府地方。孔李兩欽差，便請了韶州總兵萬福，到行轅來，交給他名單一紙。叫他委一個妥當的員弁，帶兩棚人，到省城三德店去捉凌貴興一衆人犯。

，不許走漏一名。萬福領命，便去委了守備葉堅。葉堅奉委之後，便到行轅來請示辭行。大鵬交代說：『凌貴興一行人，倘不在三德店，便在譚村家裏；千萬小心，不可走漏一名！連犯眷也一起拿來！』又交代他一角文書，說：『拿住之後，不拘何時，便帶了這文書連人犯，一並到臬台衙門投到！』又道：『那一班人犯，多是江湖盜賊，很有些拳脚，千萬小心，不要被 he 逃走了！』葉堅領命，又去見萬福。說：『那一班既然是江湖強盜，兩棚人恐怕不夠，請帶一哨人去！』萬福答應了。葉守備又先打發兩個親信兵丁，先行兼程前去。打聽貴興一行人，是在省城；是在譚村。然後自己動身。佈置得十分週密。所以手到擒來，貴興與一衆強徒，何嘗夢想得到。怎怪得他入到監裏，還疑是做夢呢？

閒話少提，且說兩位欽差，打發葉守備去後，就在韶州駐節兩日。先差兩個司員，兼程到省。吊齊各署案卷備查。又行文巡撫，囑把廣州劉知府，肇慶連知府，番禺黃知縣，慕德里司李巡檢，一並撤任，調省候參。

這兩日中間，梁天來和李豐着實談得投機。李豐說起委員去拿凌貴興一節：『……連犯眷都要拿來，這等嚴厲，貴興不定要犯一個滅族呢！』天來猛然想起：『母親常說，那一年中秋夜裏，桂仙表妹，私行到我家中，說恐怕貴興要闖滅族之禍，萬一真闖了此禍時，求我們照應。今番京控，雖說我的大仇報了，然而親情面上，怎忍見他滅族！』因對李豐說道：『李兄一向也同貴興認得，今番他果然滅族，兄能設法救得他麼？』李豐道：『這是王法所出，無可奈何的！』天來道：『我是親情面上，不忍見他絕後。李兄見了李大人時，望乞說個方便。將來定案時節，可否赦免了他的兒子應科，以存凌氏一脈！好在應科還沒有成了，或者可以避免的。也是我的親戚，你的朋友，一場交情！』李豐聽了，想起從前和貴興相好，心中也是不忍。

忽然又想起一件要緊事來，登時就辭了天來，去見時枚。恰好時枚同大鵬在一處談天。李豐行過常禮，侍坐在一旁。便對時枚道：『姪兒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未

曾交代明白：貴興託姪兒到江西時，曾經打了幾張銀票，作爲賄賂之用，姪兒未曾交出。此刻在行李裏面，檢了出來，請叔父作主！」說罷，雙手遞上。時枚接過一看，共是八張票子，每張五萬，一共是四十萬；不覺吐出舌頭來。對孔大鵬道：「這斷到底有多少家產？這等揮霍，無怪廣州滿城官，都被他賈倒了！」李豐道：「據說凌貴興的父親當日，掘着一處窖藏，那銀子連他們自己也不知多少呢！」大鵬道：「這筆銀子權且帶在身邊。等到結案之後，交給廣州各善堂，拿去充公做善舉罷！」李豐忽又後悔起來，暗想：「我何不私自拿起兩張來享用呢？他們本來不知道數目的，此刻是已出之物了，萬不能拿回來的了！」不覺暗暗跌足。因看見時枚今日辭色和平，不似往日，見了自己，便是疾言厲色的。便乘機把梁天來代應科求情的話，直述了一遍。大鵬道：「我當日在海幢寺，他來告狀時，我一見便知他是個忠厚之人；這原告代被告求情，倒是少有之事！」時枚道：「好在這小孩子還未成了；這殺人放火，又不是女流的事；本來可以法外施仁的。……」兩人又議論了

一番，李豐便辭退，去告訴天來；天來也自歡喜。

次日，欽差起節。不多幾日，到了省城。合城文武官員，一齊到接官亭迎接，按着品級，排班恭請聖安。兩欽差便排道到皇華館歇息。那葉守備早在門首伺候。欽差下轎之後，他就跟着進來。稟知拿到人犯，都已交到臬司寄監。只有林大有已經另案被地方官提去；喜來早就在逃；區爵興到湖南去了。大鵬叫且去歇息。一會衆多文武，又來拜會的拜會；稟見的稟見；兩欽差一概擋駕。單請了陳臬台來見。大鵬說起尙有三名人犯，未曾提到一節。陳臬台道：「這三名人犯，早就提到司裏了；司裏到省；上院稟見時，還未接印，先就交代南海縣提了林大有。接過印，即刻就行文到湖南提區爵興；到江西提喜來；還有兩名杜勤，徐鳳，雖然不是正犯，也是過付贓銀的人證，也被司裏傳到。因這兩名捐有職銜，現在交司獄廳看管。」兩欽差大喜道：「原來貴司也知道這個案！」陳臬台道：「這是司裏到省時，沿途訪問的。此刻人犯齊備，證據確鑿，只怕一堂就可以結案了！」兩欽差益發歡喜。

便傳見先來的兩個司員。問：『案卷都吊齊了沒有？』回說：『都吊齊了！』兩欽差便商量明日憩息一天，後天提審。牌示了出去，陳臬司也自與辭回衙。

到了提審那一天，兩欽差公服升堂，在上首並坐；兩旁橫列着四個公案，坐了四位隨員；陳臬台在下首，另外設了一座；首府，首縣，都在官廳伺候。劉連兩知府，黃知縣，李巡檢，都已先摘了頂戴，也傳來在旁邊預備問話。天來跪在一旁，先照着呈辭，說了一遍。凌貴興等衆，由臬差帶上堂來，一個個鐵鎖瑯瑯的，羅跪案下。大鵬把驚堂一拍，罵道：『凌貴興！好個學者！溺信堪輿，躬犯王章，遍賄官吏；此案已經本大臣在任時審確，何得又逞刁翻案，從實招來！』貴興供道：『監生……』時枚怒喝道：『好個監生！打嘴！』說罷，撒下籤去。兩旁差役接了籤，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打得他牙血橫流，兩腮紅腫。再問他時，他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大鵬便道：『凌貴興！你今日死期到了！好好招了，免得皮肉受苦。你不要胡思亂想，當本大臣也是受賄之人。』說罷，叫傳首縣。兩首縣本來是在官廳

伺候着，一傳就到，大鵬拿出那八張銀票來道：「這裏四十萬銀子，是凌貴興送來行賄本大臣的，煩貴縣拿去，傳所屬各善堂堂董來，均分領去。以充地方善舉！」兩首縣諾諾連聲，接了票子退去。大鵬又對貴興道：「凌貴興！你此刻可死心塌地招了罷！」貴興此時已是神魂飄蕩，忽又聽得陳臬台道：「凌貴興！今日再也不能容你刁狡！不信，你試擡頭看本司是誰？」

一衆強徒，押進來時，本來都是低着頭，不敢仰視的。如今陳臬台這句話，雖是對貴興一個說，却是大衆都聽得的。不覺一個個的都擡頭去看。誰知不看猶可；這樣一看，頓時叫貴興死了半段身子。爵興暗暗叫「上當。」喜來却莫名其妙。林大有這纔明白南海縣拉他的緣故。梁天來也看了一眼，却感激涕零的幾乎不曾號啕大哭。原來這陳臬台不是別人，正是在南雄遇見天來，喜來，爵興；譚村去見貴興；在裕耕堂住了一夜，細查貴興各案卷；細問過付何人，行賄多少的蘇沛之。此時陳臬台把到了南雄以後，即變易姓名，改裝私訪的情形，對欽差略述一遍。又道：

「司裏因看見林大有，獐頭鼠目，一定是詭計多端的；並且勸貴興浮海遠逃，也是他獻的計；故不軌不急提了來，以滅他的羽黨。至於爵興喜來二個，當時是用「調虎離山」之計，暫時把他調開。又怕他聞風遠颺，所以不等大人駕到，先移提回來，以備歸案的。」爵興跪在貴興旁邊，暗暗對貴興說道：「此時蘇張復生，也不能置辯的了！招了罷！免受肉刑。」貴興只得招了。他所招的話太長，重編這書的，不能把他都錄出來。只有一句簡使的話，是他所供的，同這一部「九命奇冤」載他的事跡，一樣就是了。當下貴興供過之後，衆強徒也只得照直供了。各人畫過供。杜勤，徐鳳，也供了過付贓銀。

當下兩欽差商量，定了凌貴興凌遲處死；凌宗孔，凌美閑，區爵興，林大有，周贊先，李阿添，尤阿美，熊阿七，甘阿定，簡當，葉盛，簡勒先，十二名斬決；蔡順，及凌家一班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其譽，海順，柳郁，柳權，潤保，潤枝，十五名絞決；徐鳳，杜勤，革去職銜，問個徒罪；



喜來也問了徒罪；犯眷分別答責釋放；應科年幼免責，這個處分，就是天來代求出來的了。又札飭番禺縣，立提馬半仙到案，重責五百板，架號一個月，遞籍。還有許多付過贓銀的，兩欽差商量，因為過於牽連，不去追問了。議定之後，定於明日行刑，各各退堂。當下擬定了一個摺稿，把曾經受賄的官，不分大小，據實陳奏請旨。五鼓時，就拜發了。天明之後，提出各犯，請了王命，押到天字碼頭行刑。

可憐凌貴與財雄一方，却受了這般結果；都是「迷信」兩個字種的禍根。其餘那一班強盜，更不必論他了。兩欽差事畢之後，即擇日起行，北上銷差。後來奏摺到京，奉了上諭，連劉兩知府，黃知縣，李巡檢，都得了個軍罪；蕭撫院得了降調處分；楊制台交部議處；焦臬司因多了夾死張鳳一案，拿交刑部。這都是一個「貪」字的結果。只可憐劉知府判得了罪之後，還是個糊塗蟲。蕭撫院也有點上李豐的當。……說到此處，這一宗公案，算完結了。我這重編「九命奇冤」的，也就從此畢業了。



A541 212 0016 2840B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訂正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九命奇冤 (全三册)

【每部價洋一元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吳趸人

標點者 魏冰心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路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甯波 温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界書局

